

禮年六甲



丁棟

1915

THE SATURDAY, No. 73

行發報書驗重申海上海

# 精印初搨原本 正續三希堂帖

三希堂為清代大內之珍藏品名家墨寶正續計及七百餘種之多由大梁詩正士由敦蔣溥等審勘刊成純廟親自作序本館以重賞覓得其原本精工行世墨色勻潤于神氣不爽毫期全書訂及館告成月底普廉起見特預約券五流傳茲將

## ●六大特色●

- 一 名流墨寶散布海內一麟半爪不易多觀此帖經清初諸名家審定聚千餘年之真蹟萃為一編購者得此勝如購得數百種之真榻本
- 二 從前坊本祇有正刻本館更以重金覓得續刻自唐以下都數十種並有純廟製序一併增入正續皆全合成完璧
- 三 書法始自魏晉而盛於唐宋此帖自鍾繇王右軍以迄唐之顏柳歐褚宋之蘇黃米蔡元之趙松雪明之董香光等諸大名家之真蹟莫不全備可謂搜採遺
- 四 正草行楷各有其妙此帖無論何種書法各體俱備開卷賞鑒及臨池摹擬時如啓石瑯寶笈
- 五 書法佳妙一家有一家之神韻故本館特選上等紙張並延聘著名書家監督印刷與原本無絲毫之誤
- 六 全國學校林立莘莘學子臨池苦無佳帖得此完帙無須他求本館志存公益故以最低廉之價先售預約紙收回工本而已惟所印不多額滿之後即行截止欲購者宜早購為

樣本

本書另印樣本外埠函索附寄郵票二分即當寄奉

全書裝訂計

三十六厚冊

定價念元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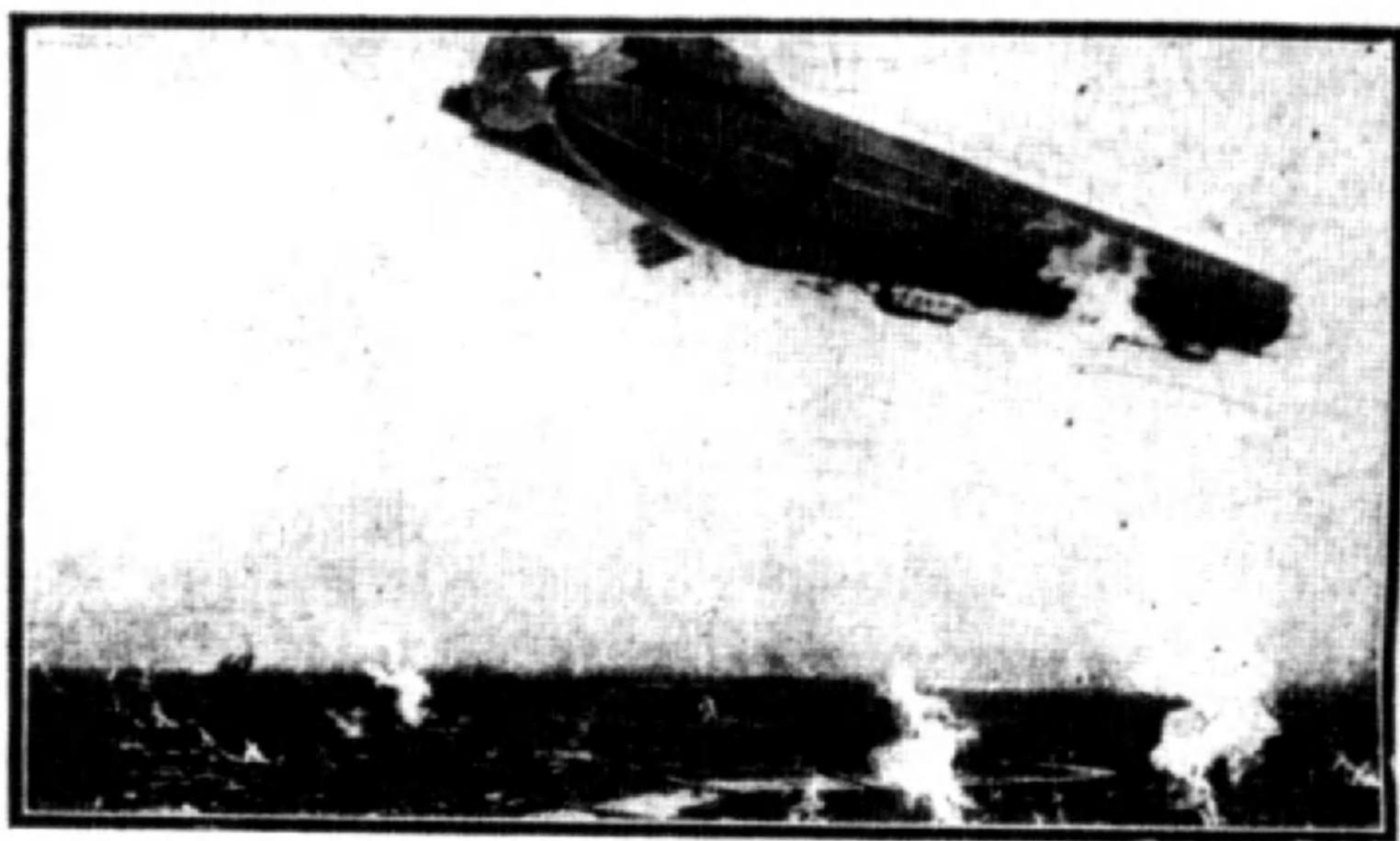
約廉價八元

郵費

另備楠木箱每只加洋八角

輪船火車已通之地每部郵費一元內地及遠省每部一

圖之巨愛里越飛艇飛林泊齊  
Zeppelin Overflying Lie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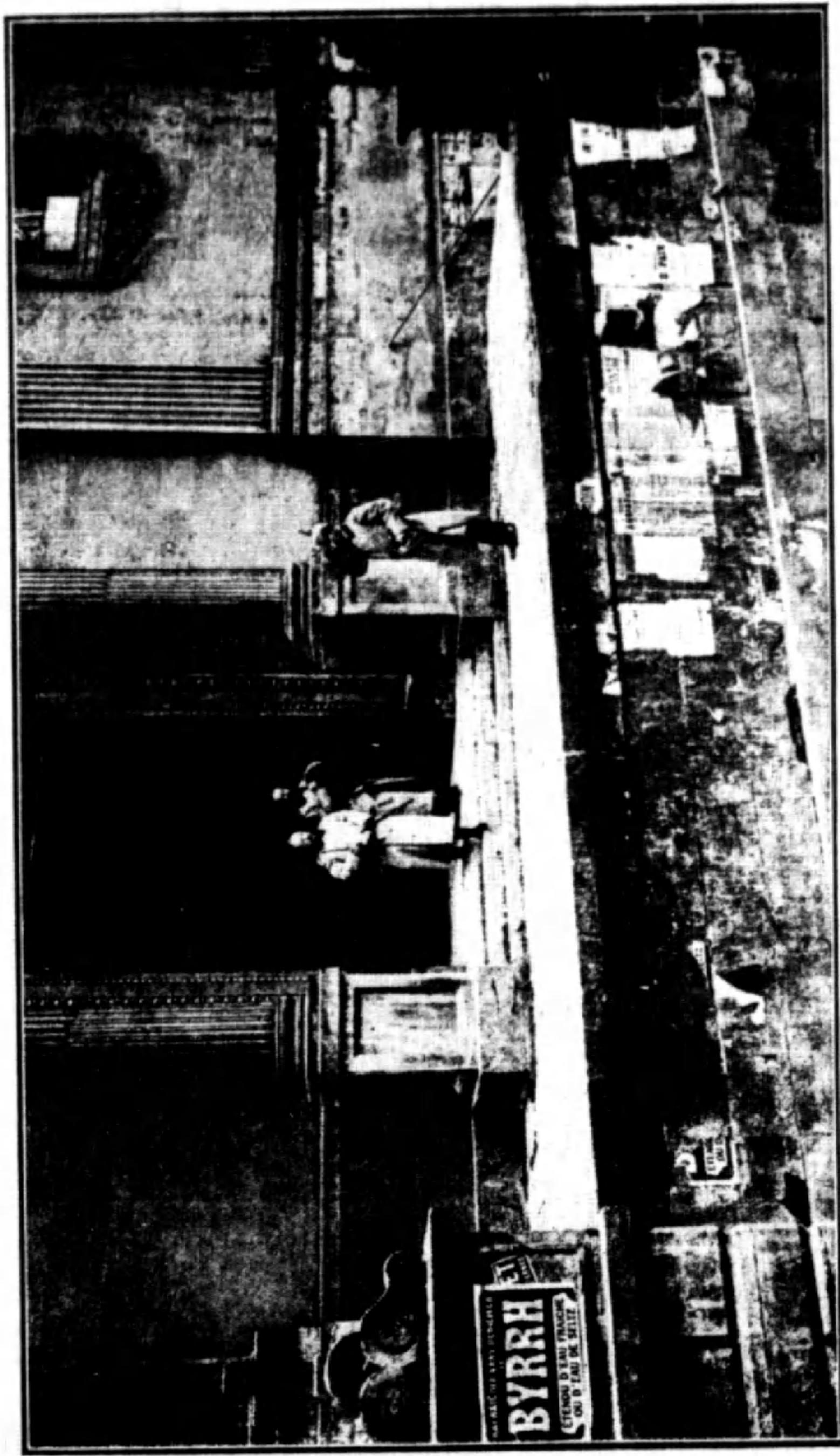


黎巴越飛機飛式鳩  
Military "Taube" Steering  
Over Paris.



市尼馬探出機飛頁雙  
Military Biplan "on Recon-  
naissance" at the River Ma-  
-rne.

德皇率皇儲祈禱後步出禮拜堂之圖



The Kaiser and Crown Prince Leaving A Church After Divine Service.

禮拜六第七十二期目錄

珠珠日記.....瘦 鴨

別矣.....幻影女士

鬼影.....履水九成

玉寶珠沈記.....比 玉

葛蘭小史.....谷 神

枕底之函.....病 骸

証據.....半 廢

劍胆簫心.....吞 痴

投稿諸君愛鑒

中華圖書館編譯所已遷至寶山路滬甯車站  
東北角升順里第二弄二十五號 諸君嗣有  
佳作請逕寄此處爲感

中華圖書館編譯所謹啓

斜。晒。似。夢。落。葉。如。潮。輕。颺。薄。簾。腰。入。窗。已。含。秋。意。新。雁。叫。風。曳。殘。聲。過。小。樓。若。告。人。以。秋。至。瘦。鵑。氏。積。病。乍。愈。襲。重。衣。斜。倚。沙。發。上。手。英。國。大。詩。人。擺。倫。氏。悲。劇。脚。本。『*WINTER-BIRD*』一。冊。披。閱。自。遣。而。心。則。如。萬。丈。游。絲。冑。晴。空。而。鼻。渺。渺。弗。屬。書。中。何。語。乃。一。不。之。省。因。拋。書。於。側。流。目。他。顧。無。意。中。遽。及。月。份。牌。則。見。赤。字。作。血。色。映。入。眼。簾。上。爲。九。月。二。字。略。小。下。則。大。書。曰。二。十。五。屈。指。一。病。顛。連。幾。及。兩。月。筆。墨。荒。落。硯。田。不。治。能。不。令。人。心。痲。回。憶。初。病。時。夏。木。鷓。聲。尙。婉。轉。送。入。吾。耳。橫。塘。中。蓮。葉。田。田。亦。未。零。落。淨。盡。而。會。幾。何。時。已。是。秋。風。黃。葉。之。天。光。陰。容。易。如。電。走。空。利。那。間。已。風。警。無。痕。則。吾。人。則。身。斯。世。亦。如。飄。流。過。客。悠。悠。數。十。年。直。轉。胸。間。事。耳。迨。至。數。十。年。後。一。棺。旣。蓋。長。眠。黃。土。之。下。縱。令。後。死。者。千。呼。萬。喚。付。之。弗。聞。而。生。前。角。逐。名。利。場。中。所。得。之。俘。虜。品。至。是。究。亦。安。在。爭。名。奪。利。無。一。非。空。名。本。虛。幻。直。同。空。氣。而。燦。燦。黃。金。死。後。亦。弗。能。携。以。俱。去。卽。使。墓。碑。十。丈。鐫。其。一。生。遺。事。豈。立。墓。前。或。足。以。昭。垂。一。時。然。而。此。墓。碑。亦。滋。難。特。苟。爲。數。十。年。風。雨。所。剝。蝕。苔。痕。蝨。滿。其。上。黝。然。作。點。碧。或。有。好。事。者。過。掃。此。苔。痕。求。其。故。實。作。游。記。中。之。資。料。藉。以。生。色。而。字。已。糝。糊。不。可。復。讀。并。姓。名。亦。不。之。識。然。尙。可。問。之。故。老。得。其。一。二。更。數。十。年。者。故。老。已。弗。存。則。其。姓。名。遺。事。一。

例成塵人遂不復知此墓中人爲誰矣念至是則爲之低徊不置當是時阿母適入掬其笑容於瘦  
 唇之上驟然嚮予次卽至吾側僕其身展手以撫吾額復絮絮問寒否罷否思茶否繼見沙發上書  
 則立取之發爲懇摯之聲曰吾兒久病方痊急宜休養烏可讀書以勞神思藥在壺中沸久矣進藥  
 之時已屆汝其須之吾當往取遂直其身而風動簾波斜陽漏一線入燦若黃金適燭母面眉宇間  
 如暮慈雲溫藹無倫簾動斜陽金光搖漾尋及其首如作圓形則吾幾疑聖母頂上之圓光矣須臾  
 母已帶此斜陽而去旋以藥碗入坐吾次手腕進吾吾飲之立盡覺此藥碗在阿母手中藥乃立失  
 其苦一入吾口且似化爲醇醪彌覺甘芳飲罷母始起去旣而天已暝黑遂以燈至予就燈下窺母  
 心乃彌痛蓋吾一病之後乃使阿母容光較前此瘦損多矣緣吾病中母實况瘁萬狀日中奔走爲  
 吾料量湯藥夜亦必數數起潛來視吾或按吾額或撫吾胸熱少增則顰蹙弗展其眉熱少減則不  
 禁色然而喜予每值阿母撫摩時吾身似已返於兒時密裹襁褓之中就阿母懷抱聽其拂拭顧忽  
 忽數旬母勞無已吾心亦滋惴惴懼吾病未瘥而母病遽作母知吾意則悄然謂予曰吾滋願代兒  
 病惟恨弗能兒病而能卽愈吾病又何足恤嗟夫慈母愛子之深乃至於此予生於赤貧之家一身  
 外無長物阿父棄世時亦一無所遺特遺此慈母直較百千萬之巨產爲尤可貴自顧此身不殊富

貴子生平既無所有亦無所長惟有此慈母實足以驕人也予方陶然自得斗聞履聲蹀蹀然起於梯上予平日因習聞此聲立諗來者爲吾知友慕琴慕琴每上梯輒作急步予嘗竊喻之謂如蚱蜢躍登稻莖也既上予已啓關以俟其入則立出一裹授予謂此裹殆爲君友所遺寄至中華圖書館編輯所者君或不卽出故吾爲君代取予視裏面字跡初非素識亟啓視之則爲西紙簿一上署時日似爲日記字亦爲鋼筆所書羅羅清晰初不草率外附書曰

瘦鷗先生鑒今夕於禮拜六第六十七期中得讀尊著噫病矣一篇令人無限感慨足以喚醒不孝子之迷夢亦足以成全孝子之心志先生苟能時作此等小說則賴先生以感化者多矣敢爲吾可憐之中國賀也溯自讀尊著以來最令人可歌可泣可欽可敬者有數種如孝子碧血記鐵血女兒（見小說時報）綠衣女（見婦女時報）等欲令人不歌不泣不欽不敬不可得也近讀噫病矣則一片孝親之思又溢於字裏行間於以知先生天性之篤厚茲特奉上日記數則每則或可作小說一篇若以先生之才卽作三篇四篇亦殊易易若刊於禮拜六中每篇又可得十元二十元之潤資以奉先生之慈母藉博慈顏一粲不亦樂乎惟先生不可以吾書及日記付刊以老師至嚴知之必加呵責然何故寄此日記則以先生之母亦如吾阿母之慈愛吾愛母甚故亦愛

先○生○之○母○即○借○此○不○足○道○之○文○字○以○表○吾○誠○先○生○或○亦○許○吾○乎○吾○年○幼○讀○書○不○多○此○日○記○寧○獨○力○



其 日 記 曰

所○能○成○樹○字○酌○句○  
 半○實○得○阿○母○阿○兄○  
 之○助○鈎○月○入○簾○明○  
 燈○乍○燦○即○為○吾○埋○  
 頭○窗○下○拂○箋○把○筆○  
 之○時○時○或○一○記○亦○  
 不○自○覺○其○苦○也○吾○  
 書○已○竟○願○上○帝○永○  
 永○加○福○於○先○生○十○  
 二○歲○女○子○珠○珠○上○  
 言

一月五日晨起見曉日已嬌紅如玫瑰映吾窗紗一室都紅并白色之帳帷亦作粉霞之色早餐時僕婦何媽謂今日寒甚急宜加衣吾曰身上著如許衣服尙云寒甚彼街頭丐者又將如何何媽聞語惻然心動卽傾筐倒篋自覓舊衣數襲持往街頭尋丐者空其手而歸蓋何媽亦具佛心腸也餐罷阿母爲吾理髮對鏡視吾謂吾曰此卽鄉諺所謂身著棉花都話凍可憐街上乞兒公也吾心有所觸因足成小歌一信口歌曰林凋雪下近殘冬冽冽寒威颯颯風身著棉花都話凍可憐街上乞兒公杜工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句正同此意

三月二十日吾不作日記久矣非關懶也以阿母前患感冒久久弗痊日夜呻吟令吾焦灼欲死願又不能代阿母病俾得祛其痛苦脫能使阿母安者兒身又何恤幸今則已瘳又健全如平昔矣前年主日大聚集得識一巴陵嬰兒院中之女子把臂未久已成莫逆臨行屬吾他日訪彼依依如不忍別後此吾因數乞阿母偕往以事集不果今日午后母適無所事乃携吾過嬰兒院訪彼嬰女院在觀涵道四週植修竹新翠欲滴入其內則白屋數間蠟粉之牆盡作雪色似別一天地後進謁院中主事之德國姑娘則皆和藹可親視諸嬰如已出吾不覺爲諸嬰賀失母之後重復得母也姑娘又偕母及吾參觀院中各處若爲科堂若爲臥室若爲養病房若爲遊戲場以



T T

4115

及。食。堂。浴。房。靡。不。整。潔。周。備。  
 迨。至。四。句。半。鐘。已。為。諸。嬰。晚。  
 餐。時。食。堂。中。長。桌。凡。二。嬰。之。  
 自。五。歲。至。十。二。三。者。列。坐。焉。  
 其。有。過。稚。不。能。自。哺。者。則。十。  
 四。五。歲。者。哺。之。當。諸。嬰。未。食。  
 之。先。各。整。立。於。座。外。俯。其。首。  
 恭。立。祈。禱。聲。喃。喃。然。似。含。悲。  
 意。吾。聞。之。幾。於。泣。下。急。投。母。  
 懷。不。忍。聽。也。食。品。無。他。物。飯。  
 一。甌。佐。以。青。菜。及。魚。肉。數。片。  
 以。設。此。院。者。為。德。意。志。人。方。  
 今。歐。戰。未。已。本。國。經。濟。彌。窘。

院中經濟已停寄故凡百都從節省也嗟夫以皇皇之大中華民國而一般孤苦無依之嬰兒乃弗能自養仰食於外人滋足愧矣當吾去時嘗携餅乾糖果數磅因俟諸嬰膳後卽出而分贈之諸嬰最知讓得一餅後如再與以他餅卽舉讓他人不復自取吾平日輒與阿兄爭物自見諸嬰讓讓之風不覺內愧厥後設有所得卽一一讓之阿兄不敢復爭矣歸時吾向諸姑娘再三申謝又與相識之嬰女作小語始從母出而眉月一彎已揭雲幕而出如美女郎作新妝也

四月二日 午后忽大雨涼風颯颯然挾雨勢壯其聲威氣候因亦轉爲微寒同學之婢僕輩紛紛送衣至阿母亦命何媽以夾衣來恐吾受寒也嗟夫父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在家時問煖噓寒固無待言兒或在校亦刻刻不能去懷起風矣下雨矣天微寒矣送傘送衣粟六萬狀吾嘗竊怪天下爲父母者何若是之不憚煩耶卽吾每日上學放學阿母亦必命何媽伴送一若中道有狼擇人而噬而何媽足以翼衛吾者四時許何媽又來携吾歸家歸後阿母招吾至其膝前謂午後天氣驟有寒意兒亦覺寒否繼又問今日讀書熟否寫字佳否算學得十分否吾答曰兒衣夾衣已不覺寒書亦熟字亦佳算學亦得十分母乃大喜撫吾雙頰以示愛并出餅餌糖果飼吾時時向吾微笑夫勤敏讀書分內事耳阿母又奚用其厚獎入晚阿母尙虞吾寒又爲吾加半臂然



丁未

吾恨甚恨吾夜中酣眠必至天  
 曙始醒弗能起為阿母加被也  
 二十一日 吾今日以細事掌  
 婢頰掌後悔甚啜泣可一小時  
 匿不使阿母見後至母前請罪  
 心始少安平日吾每有過失自  
 責甚重苟不自責則入夜輒轉  
 側不能成寐覺精神上有無限  
 之痛苦幸吾時萌悔心故雖有  
 過而亦甚少且下次亦不復犯  
 然吾何由萌此悔艾之良心乎  
 乃得諸天帝學自聖賢養之父  
 母成於師長是以吾恆深感天

六 拜 禮

五。月。十。八。日。 凌。晨。入。學。見。途。中。有。兩。童。共。挾。一。童。毆。之。既。又。力。蹴。其。腰。令。仆。仆。則。復。毆。被。毆。之。童。第。哭。束。手。不。敢。還。毆。且。作。皇。恐。之。色。吾。見。之。大。憤。見。二。童。猶。甚。知。進。勸。亦。弗。能。止。其。毆。吾。又。巽。弱。無。力。未。能。效。游。俠。子。攘。臂。而。出。平。此。不。平。遂。舍。之。去。迨。既。入。學。而。吾。心。中。尚。憤。憤。弗。置。

七。日。一。日。 放。學。歸。小。立。門。前。游。眺。見。斜。陽。方。留。鄰。家。屋。角。戀。戀。弗。去。碧。空。有。鴉。影。過。鴉。背。斜。陽。的。爍。如。金。爲。狀。乃。奇。麗。尋。何。媽。至。携。吾。出。遊。途。經。一。小。巷。狹。如。羊。腸。且。幽。暗。弗。潔。人。家。之。穢。水。卽。由。此。巷。通。於。明。渠。而。匯。於。河。終。日。潺。潺。然。弗。絕。也。吾。觀。之。忽。有。觸。於。懷。念。潺。潺。山。水。水。也。潺。潺。渠。水。亦。水。也。同。是。水。也。而。人。經。山。水。處。則。五。內。皆。爽。經。渠。水。處。則。掩。鼻。過。之。是。奚。故。清。濁。不。同。也。清。水。之。本。性。也。濁。豈。水。之。本。性。哉。幸。則。爲。深。山。幽。谷。之。清。泉。不。幸。則。爲。穢。渠。污。溝。之。濁。流。幸。不。幸。之。別。儼。若。天。壤。人。亦。猶。是。也。一。念。之。起。爲。善。爲。惡。相。差。雖。僅。毫。厘。願。其。品。質。已。相。去。如。天。淵。矣。曩。者。阿。父。亦。嘗。以。此。言。教。吾。吾。謹。記。之。弗。敢。忘。

二。十。五。日。 今。日。爲。祖。父。忌。辰。吾。今。又。憶。及。祖。父。矣。祖。父。之。貌。藹。若。春。溫。吾。每。立。其。遺。像。之。前。輒。覺。祖。父。方。含。笑。視。吾。一。如。生。時。吾。或。夜。夢。往。往。夢。見。祖。父。有。時。在。未。睡。時。似。亦。見。其。立。於。左。右。吾。

以爲鬼也。後念不然。世上必無鬼。凡人既喪其所親戚友。則所親戚友之聲音笑貌。平日所接於耳目者。此時必深印於腦中。偶一念及。卽幻爲其人之狀態。或見於夢。或見於醒時。而世之人。則賦汗相告曰。吾見鬼矣。吾見鬼矣。實則鬼卽生者腦中所印死者生前之狀態也。烏有所謂鬼者。迨爲日漸久。腦中所印死者生前之狀態。亦漸消滅。生者之夢中。乃不常見。而世之人。又譁然曰。死者死已久。殆投生去矣。故吾夢中。乃不之見。此特臆測之詞耳。死者投生與否。孰則知之哉。

八月十九日。今夕薄雲如秋羅。襯出一丸明月。月光自鄰家之窗隙射入吾家屋後。闌干曲處。吾以小鏡迎之。令返射入吾臥室。蕩其光於帳上。時方有微颺。入吾帳。遂似化爲雲幕。扶月動蕩。弗已。吾乃大悅。蓋吾殊弗欲見此明明之月。獨照鄰家也。亟走告阿兄來助。吾捉月兄謂吾童性未除。憨態猶昔。且謂渠年已十五。不當與吾嬉。防爲人見。笑其偷懶。不知讀書。尙作稚子態。予笑之曰。阿哥老成人哉。吾自憨態猶昔耳。因復入室弄月。且弄且觀。益覺其美。第恨吾弱於文。又弗能作繪事。不爾當草一記名之。曰弄月記。更調鉛殺粉繪一弄月圖矣。

二十六日。晚餐既罷。方挑燈治手織物。姑丈至。爲吾言一故事。吾女子聞之。可以興起。姑丈曰。吾鄉有一至高至堅之石室。鄉名霞蓆。在廣東鳳城左近。登樓一望。全村歷歷在目。室四圍。

皆桑麻新碧中間以黃白彌望都是少遠則爲沙亭海帆船無數往來如織帆影點點遠望似海  
鷗村中富家以石室堅各以貴重之物貯藏其中蓋此村多盜賊也守石室者爲一女子石室富  
於藏盜賊囑伺已久連劫三次不得入及第四次又以百餘人至女聞聲立醒賊尙未入急登天  
臺堆石子碎瓦於四周使高賊攻之急則盡推之下以擊賊此瓦石蓋平日備以禦賊者是晚賊  
力攻之不少退瓦石盡死賊數十攻益力女虞不能支心急甚卽力毀天臺之圍牆牆墮磚石雨  
下死賊無算天將曙賊遂退生還者僅二十餘人臨行大罵謂將生得女而甘心始洩今夕之憤  
然是晚終不得石室也明日村人俱來謝女女不居功至夜回憶賊臨行言頗中懾因自經死以  
身猶未字懼受辱也又明日村人始覺已不救厚葬之并立木主於石室之第一層以爲紀念厥  
後每值盜賊攻石室守者但呼守室女胆力立爲之壯云吾聞其事亟敬石室女子禦賊之勇願  
又憐其寂寂以死也

附復書

珠珠女士惠鑒損書謹悉甚佩甚佩拙著倫理小說辱承加以刮目賜以獎借榮幸何如惟舍鐵  
血女兒孝子碧血記綠衣女外（諸篇均爲杜撰初非譯作）尙有賣花女郎（見婦女時報第六

期)阿母(見游戲雜誌第五期)孤星怨(見小說月報第二一年臨時增刊)死聲(見時報短篇  
 小說第二集)孝女殲仇記(見禮拜六第二十五期)諸作亦可參觀方今風頹俗敝人欲橫流  
 爲人子女者幾不知孝之一字作何解釋往往自適其適棄其所親於弗顧吾知他日必有人殺  
 其父母於市上而人且拍手譁贊之者更指點其人嘖嘖相告語曰此孝子也此孝子也非吾過  
 甚其詞將來或且有此一日亦殊難必女士方在髫年已知孝親之道求之斯世殊屬難得嗚也  
 無狀能不心折拜讀尊著日記措詞造意具見慧心教孝教仁用意良苦屬衍爲小說本擬遵命  
 惟是小說之作情節與文字並重尊著情節過少滋難措手用持刪去數則略加潤色與大札並  
 刊禮拜六上默揣尊意或不謂然然嗚以爲女士之作均無背於禮法而有裨於世道令師雖嚴  
 當亦不致以呵責相加擅專之罪尙祈恕之茲於吾書結束之際尙有忠告進之女士昔蘇格蘭  
 有女郎上書於英國大小說家喬治密列狄司氏 George Meredith (生一八二八年卒一九  
 ○九年)求其墨蹟措詞雋妙無倫氏讀之頗爲所動立草一書爲答稱許備至末則謂女子夙  
 慧實屬非福端居多暇尙宜多事運動以強體魄留爲他日用云云以嗚之不學無術寧敢自比  
 於密氏顧不得不以密氏忠告蘇格蘭女郎之語忠告女士俾善自保養以成完才他日者出其

所學光大女界蜚聲於吾大中華民國全土卽驚拙如鴟嘗與女士訂一時文字之交者亦有光矣前途如錦正復無量幸爲國自愛餘不自瘦鵬謹上

小說 別矣

(幻影女士)

危樓一座隱於萬綠叢中樓下清溪流聲潺湲修篁千个影上窗紗葡萄一架蔓踞檐際似爭矚樓中人物者樓中臨窗設書案案頭置古磁瓶二中插玉蘭花一枝含苞初綻嬌態如霜玉立亭亭示人以不可相犯之色案側坐一女郎年事可二十許衣淺碧態至莊雅以手支頤若有所思旋按壁間電鈴一婢應聲入女郎曰汝往梅道請表姑娘來婢唯而出女郎默坐可一刻鐘起開書廚出文件一束啓最巨之封中有一書書作蟹行文女郎閱竟復向簽名處審視良久盈盈紅淚沾襟而下長吁一聲仍以書歸封內迴首見門幕微動婢入白表姑娘至女郎曰請進此間俄一女郎亭亭入衣白色年若女郎女郎起迎曰姊請坐婢奉茶而出室中寂然久久白衣女郎曰妹今日行乎曰行矣今請姊來有所奉託取文件示之曰先嚴先兄之乘妹諒絲於是吾姊爲我存之幸而相見有期請以還我不幸妹死有據請卽攜之往見妹之律師彼自能處置婢碧漪純謹可愛請以爲贈噫別矣吾姊天涯地角任飄零脚根無線如蓬轉姊勿念予以予爲癡爲愚不孝不友可殺悲感也復按

鈴召婢入曰碧濟予今往美洲不能挈汝可隨表姑娘歸善事之汝年已十三當解事毋頑冥不受  
教婢含淚微應女郎復曰姊可以行矣千里送君終須一別戀戀何爲者白衣女郎曰妹此行歸期  
未卜吾其歌詩以誌別乎乃引吭而歌至願君珍重赴前途天下事可爲句淒咽幾不成聲歌已女  
郎曰別矣我姊母益我悲也白衣女郎乃挾文件攜婢行女送之門旋入客室按鈴召傭婦少頃至  
女郎曰汝令彼輩均來言已返室檢視箱廚有無遺物復往客室傭輩已咸集女郎曰家門不幸老  
主少主均謝世予不欲處此傷心地特返美洲汝輩宜另覓新主今與汝輩各鈔票十元傭謝而退  
女郎入更衣室粧臺有化粧品及剪刀等物室隅有皮篋啓之中皆男子用品女郎對鏡默然良久  
乃取剪立斷八千煩惱絲髮中分而整之復卸女衣易男服對鏡審視儼然丈夫矣長笑一  
聲歸餘物於篋四顧居室黯然曰別矣手行篋鎖扉而出向溪流青竹葡萄點首曰爾等愛我日在  
我窗下笑鬢承歡清歌送媚今別矣維時溪流潺湲修竹搖曳葡萄微顫一似向其主人送別  
女郎何姓字侶鴻幼喪母父商於美與兄侶耀同育姑家姑已寡祇一女長鴻數月極相得及十齡  
父返攜耀鴻赴美讀既卒業於中學耀復入工程學堂鴻習文科皆成材父以教育之職已盡烏倦  
知還挾資偕耀鴻兄妹回鄉未入村忽聞有盜將要劫遂止不敢進回首故園荆天棘地徒深有家

歸不得之歎。乃作寓公於九龍城。翁有堂。任某素無賴。學醫不成。學律又不成。則投身偵探界。時五羊城內亂。耗頻聞。某以多獲亂黨爲大吏所倚重。嘗以東方福爾摩斯自命。涎翁挾資巨謀。爲已有。顧翁有子女。產未易得。某乃佯爲親近。勸翁還鄉。或居省會。翁雖未知某爲偵探。然觀其行爲。放蕩且鄉間多盜。省會多捕。不若九龍城安謐。利害顯然。不聽某無如何。惟有伺隙而動而已。時侶耀爲外國政府所用。侶鴻偕其表姊習漢文。聘宿儒於家。宿儒且精技擊。二人并學焉。侶耀熱心愛國。常言民智閉塞。盜賊蜂起。皆教育與工業不振所致。誓當周遊國內。以備設施。欲先往羊城遊覽。而未得其會。某歲冬節。耶穌誕。得放假數天。乃約數友買舟赴羊城。彼輩平日所見。皆外邦風景。今見故國山河。別饒佳景。樂甚。於是登白雲之巔。狂歌縱酒。賞珠江之月。放棹中流。遊息鞭亭。弔金嬌墓。及夫倦遊返寓。抵足高談。某地廢棄。可惜不設工廠。某處貧兒成隊。可惜不設教育所。某處可行某時。可用其言。拉雜半入於東方福爾摩斯之耳。大疑。日伺於門。益覺耀等舉動異常。必爲亂黨。報警逮捕之。耀等自以爲清明。在躬初不置辯。及抵官署。則行篋中竟被搜出亂黨書札。證據確鑿。不容置喙。判翌日槍斃。幸當逮捕時。一人適入城訪友。及歸。聞耗。卽發電各家屬。并上書官廳。爲之辯白。諸人固皆供職於外國政府者。然恐釀成交涉損失國體。故先自行運動。不克始求領事提出質問。某

國總督且派員往迎大吏始驚惶急將耀等釋放且派兵護送出境耀等既脫虎口喟然嘆曰官吏如此革命黨之挺而走險良有以哉憤極幾欲投身黨界轉念墨西哥革命之禍蔓延無已民不聊生是欲拯之而反陷之望救國而召亡國也遂止對於祖國前途意冷心灰不敢再履羊城一步何翁自其子被逮釋出後居恆鬱鬱先已立遺囑至是忽廢之更易新囑且託產於律師子女亦莫知其旨逾年翁逝初無疾病醫不能定其症謂心病而已耀鴻兄妹哀痛殊甚且不能歸骨故鄉暫葬於華人墳場喪禮既舉開讀遺囑則遺產半與子半與女不幸一人死有後則產歸其嗣無後則歸未死之一人二人俱死無後則現款撥充慈善費不動產由後死者擇嗣耀鴻既受遺囑仍以產託諸律師兄妹相依更形友愛一日耀往愛百典灣辦公歸時日薄寒林行人闕寂突來暴客刃刺其背懸急發手槍中其臂暴客不死竟竄去耀歸病發入醫院鴻竭力爲之看護耀傷重三日而逝鴻忍痛理喪事葬兄於交側誓覓兇手以報大仇念兄性敦厚人皆敬愛臨死時窺其意似素識兇手問之不言亦無緒可尋卽父之死亦多可疑由是思父念兄終日惘惘猛憶父未死前嘗易遺囑不知前囑若何招律師詢之則翁初未知姪某無賴許其分產俟恐釀禍故更易鴻乃恍然於父兄之死實爲產故因預囑律師自願身後遺產盡捐作善舉以絕覬覦更以文件密託表姊易裝出門而

羊城長堤某酒店忽來一少年稅頭等室而居少年舉止溫雅談吐磊落且極好客同寓者皆樂與之交少年自言呂姓字友梅台山人父商於海上挾資來羊城遊歷東方福爾摩斯見之疑爲亂黨搜其行篋無所得少年匪特不怒且殷勤招待願與某締交某利其多金欣然往來導少年賭少年每負擲千金無吝色一宴之費輒耗數百金羣知爲執袴子益設計騙誘少年與某最善常自言恨父兄擁資不令揮霍一日與某泛棹珠江復以爲言且求計某曰除非使父兄俱死耳少年曰彼頑健如虎焉得便死某曰汝父擁資幾何少年曰約三百萬有能使入予掌握者願以十萬爲酬某沉思有頃曰欲速得資舍死之無他法少年曰弑父弑兄罪不容誅也某曰死之而無形迹其誰敢疑曰何術可混形迹者乞子有以教我曰予有藥置飲品中人飲之輒死無痕迹惟迴血管中微有黑點曰然則爲醫生驗出奈何曰雖有名醫亦僅定爲心疾不足懼也曰未識驗否曰予嘗用之極效少年詫曰兄何爲用此某順口曰予有叔商於美挾巨資返客不吾與予乘機藥之少年曰賀君得資成巨富矣某曰否彼人尙有子女也曰盍并謀之曰不能彼子甚狡未易下手某歲偕友來城余乘機捕逮治以亂黨既可邀功又可得產偶不慎一人漏網令洋鬼子出頭竟功敗垂成幾逮予去

幸大吏素重余得免曰可恨哉彼人也兄竟優容之誠大量哉某噴目曰是何言有仇不復豈爲丈  
夫乎卒潛往英界手刃之今彼已肉腐骨枯矣曰然則遺產若何曰言之可恨彼效洋鬼子所爲產  
歸其女女挾所有赴美洲去矣曰弱女子易與盡蹤跡得之曰予已有法惟恨孔方不屬耳少年曰  
兄賜予藥事成予助君十萬金跡彼女若何復探囊出匯豐百元紙幣數張曰聊爲藥費某謝而受  
之翌日果以藥粉一包授少年啓視質細潔如粉臭之無味問何處得此妙品曰曩學醫時偶然發  
明秘不告人也少年沉思有頃曰服後經幾許時始斃曰可三時曰有感覺否曰無之藥發便死不  
能救也少年藏藥於懷曰事成必重謝遂別去  
表姑娘此書爲我家姑娘所寄耶書中作何語歸期定也未言者爲一婢婢年正盈盈十五姿態可  
人侍立白衣女郎側女郎手一書若有所思聞婢言微喟曰若問歸期未有期汝家姑娘環遊地球  
去矣婢含淚而出女郎復展書低誦曰  
侶鴻別吾姊卽易裝赴羊城數月來絞盡腦汁友彼兇人天誘其衷詭謀盡吐鴻卽以其人之道還  
治其人之身殲彼兇殘死當無怨姊亦知吾父吾兄之辭世皆爲族人所致乎彼兇涎吾資藥吾父  
刃吾兄鴻亦藥之亦刃之矣鴻非欲私復怨仇以壞法亂紀也官廳黑暗不得人行權耳居羊城數

月覺社會罪惡人情險詐無非為財利而作形形色色皆惹悲觀父兄之讐既復我當作汗漫遊遠離祖國別矣表姊環遊地球之後是我歸期悲夫人樂有賢父兄鴻雖有賢父兄而命薄不克消受痛也何如

白衣女郎念至此搖首微喟曰別矣別矣待汝歸時予不知飄泊何所矣

(不受酬)

述異  
小說

鬼影

履冰  
九成

合譯

英國海濱雜誌記者原按云俄文家宜萬杜及內甫善著寫實小說為世界第一其著作悉本諸已所親歷與虛構者不同此篇事雖離奇固宜萬所身經也文字極生動之致讀之如目擊其事矣

猶憶十五年前予以事赴本國南省某城既至則擇一小逆旅居之逆旅中司趨走之役者曰亞特命侍奉良殷予承其厚贖竟與之繫談因知其人嘗為貴人僕御願雖如是而貌仍弗揚面多癩痕衣襤褸二鞋但餘其底手一垢穢之破巾且言且拂拭几案每日承應時咸如斯一日忽謂予曰遠客蒞此殊無可寓目尤無所謂行樂之地凄寂甚矣言畢出垢巾拭予坐椅之背復睨予而言曰客果以孤寂生其無聊者則……言至此頓止目注予面若待予答予惡其絮聒不之理亞特命逡巡

將去至門次稍立復趨近予側微語曰客頗思一見亡者乎予聞而大愕弗即答亞特命又曰我識一不學之村夫能爲至奇之學人不能測客果欲一見物故之親友者可卽是人求之予曰將若何而後可亞特命曰此則弗能質言此人爲篤奉宗教之善人而又無學意其術殆天授也予曰此間人皆知斯人能號召亡者乎亞特命曰知者亦弗夥蓋一爲警局所聞必又不許故知之者亦弗敢聲張也予曰汝亦嘗一面死者乎亞特命曰我嘗見我亡父爲狀一如生時予聞言益愕因謂之曰汝言良怪特願予弗能深信汝意予能見斯人耶亞特命莞爾曰能之然事乃非易第一宜面是人之母與之立約母爲老嫗亦善人以售賣蘋果獲其應得之值客欲見之者我當爲客圖之予曰可儘汝圖之可也亞特命不卽答作聲而咳咳已方繼續言曰是嫗宜先與以薄酬資亦不多任客所給可耳我與嫗接洽旣當以詳情奉白也

亞特命之言頗起予好奇之思亟欲一睹其異是晚亞特命歸見予卽作失望之言曰今日無幸覓嫗乃不得予聞言忽憶予未以資酬亞特命嫗又安從覓者因以數露卜授之曰爾弗憂明日必能見之

明晨亞特命至其油漬多癢之面喜氣盎然笑謂予曰見嫗矣卽以今晨導客往面可也少間亞特

命引一奇醜之童子至謂之曰爾引此先生至予告爾之處又謂予曰客抵後但問嘉巴奈夫人即可得之

童子如言導予行經一陋巷至一極敞之木屋前屋凡二層童駐足曰至矣言時以汚袖自拭其平陷之鼻予卽前款扉少頃出一肥媪白髮鬢鬢然衣兔皮之衣頸圍紅領巾予詢以是嘉巴奈夫人否媪曰然遂引入命予少坐予四矚室中骯髒之狀爲予生平所僅見滿堆破布木箱之屬幾無隙地窗尤弗潔陽光不能穿隙而入予彷彿聞有悲梗之聲出自破布木箱之後如穉子或生畜受痛而然則誠弗知其爲何聲矣方予坐時媪張其褐色之目視予爲狀至狡面黃如蠟額上皆縐紋鼻峯隆起予觀狀知此醜媪非易與者也

予旋告以來意實則卽不言媪亦了了耳媪動其目睫曰亞特命爲我言先生欲面我子此事我殊弗敢承應予曰是胡弗能姥弗畏我勿泄可爾媪曰固知先生弗爾且先生欲泄何語者我子爲信道之善徒不事妖邪其術乃受之於天言訖叉手合十作禱天狀予問曰我見若子宜以何時媪復動其目睫遲疑曰我乃弗知予知旨自囊中出一十露卜之鈔納其掌中曰姑受之試爲吾謀一見若子可也媪得鈔疾納袖中言曰先生試以今晚七時後至此登樓左轉見空室卽入之屋中祇一

椅無他長物。啟扉後可見。入後坐以待。勿言亦勿聲。我子少而弱。幸弗與言。不爾病且猝。發先生之事。敗矣。予曰。以姥之年。若子胡少。嫗曰。我言其精神少耳。先生今晚來。宜先籌度。所欲見者何人。謀定則牢。憶之慎。弗爲吾子言。其誰何。我子自能勾取也。且先生飯時。宜進良醞。須知天下惟酒最佳。媪言時。以舌自舐其唇。且笑。且以手背捫其口。輔一若得酒而飲者然。

予歸逆旅。自念老嫗母子。殆愚我也。願明知其爲奸欺。尙欲一觀其愚。我之術已復。自忖諸物。故親友中。宜見何人者。忽念有法人某。曾爲予師。死數年矣。今夕不如一見斯人。爲當然。予非渴欲面予亡師。特以師生時。面目迥異常人。他人不能矯裝以愚我。亡師頭顱至巨。白髮種種。盈其前額。額有紅痣二。雙眉濃黑。鼻修而曲。好衣綠衣。鈕以銅爲之。領圈絕高。事事與人不同。類他人固不能效也。嫗母子果能招我亡師來。則予亦將信其懷挾神術矣。

逆旅中。予一一如嫗言。飯時進酒少許。至七句半。復詣木屋。窗皆嚴閉。門則猶開。登樓左轉。啟扉入。果見一空屋。窗口燃小黃蠟。餘光熠然。面門有椅。予卽坐以待之。可十分時。室中初無可以屬目之物。僅一短燭。及已閉之門而已。予目注門次。坐待至一。句鐘。幽闕無一聲響。傾耳細聆。寂無所聞。坐久。弗耐。欲起而去。移目視燭。少頃。目復及門。倏見有人倚門而立。初未聞有人入室也。

其人。中材。衣藍衣。結束如鄉民。立而睇予。燭光既微。予不能細審其人。驟觀之。第見目光炯炯。亂髮交覆其額。予方欲言。驀憶嫗戒。卽復閉口。其人睇目望予。予覺其目光犀利。直穿吾身。對之殊跼蹐。而思慮潮起。毛爲之戴。有非言語所能狀者。此時不期思及我亡師矣。方欲置之勿思。顧乃不能凝眸之頃。已見是人向予而趨。聳身如躍。噫。是豈予幻想使然耶。斯人趨趨然躍不已。去予逾近。負手張目視予。不去。予大驚。以爲鬼物。其疾躍之狀。殊可哂。而面目則又極可怖。予一驚。幾暈。而二目竟弗能禁其弗張。此時予目中忽又覩一人。予起而觀之。則一人已行。一人猶在。去予甚邇。已而其人逼體若籠薄霧。少頃又見之。每隱形而更現。去予必畧近。俄覺其人氣息咻咻。然直撲予面。予方驚惶視之。又隱身霧中矣。時予戰越失次。二手扶椅而立。倏見當我而立者。赫然爲予法國亡師也。少間鬼影漸成人形。白髮盈顛。真切可睹。額上紅痣亦歷歷見之。巨鼻濃眉。綠衣銅鈕。儼然吾師生時故狀。予至是萬不能忍。大呼疾躍而出。然鬼影亦渺絕無亡師餘影矣。斯時目中所見。仍一鄉人。依牆而立。厥狀如暈胸膈。氣息若斷。若續。頤吻肆動不已。大似生物受虐於人者。然非復人形矣。少頃予聞其呼曰。予我以茶呼時。嫗倏然過其前。予竟弗知其何自至此。嫗喘息以袖自拭其額。予言曰。是我子也。予欲趨前助之。嫗麾手勿許。但曰。先生趣歸。自飲其茗可也。又返身微語其子曰。吾行

即○以○茶○授○兒○

予○歸○寓○如○言○命○亞○特○命○以○茗○至○以○驚○極○二○股○弁○栗○懍○懍○如○病○亞○特○命○將○茗○入○問○曰○先○生○何○所○見○予○答○之○曰○見○之○實○一○不○可○思○議○之○人○亞○特○命○曰○是○人○誠○異○人○也○吾○曹○禮○重○斯○人○良○非○無○因○哉○及○予○赴○寢○心○志○忒○弗○寧○默○念○即○夕○所○見○果○屬○何○由○意○是○人○殆○有○極○巨○之○磁○力○施○催○眠○之○術○於○吾○身○致○予○腦○筋○可○任○其○指○揮○得○見○亡○師○耳○然○是○人○之○願○力○何○偉○則○誠○神○奇○不○可○測○度○矣○此○解○可○通○與○否○不○可○知○而○予○之○獲○面○亡○師○一○如○生○時○則○實○有○其○事○也○

哀情  
小訊

### 玉寶珠沉記

(比玉)

時○當○新○秋○蟬○聲○猶○噪○於○樹○杪○驟○雨○初○過○涼○生○庭○院○階○下○梧○桐○二○樹○高○與○簷○齊○微○風○過○時○雨○珠○尙○點○點○自○枝○頭○下○滴○一○女○郎○推○窗○仰○望○而○呼○曰○姊○不○見○長○空○一○碧○潔○無○纖○雲○耶○趣○竟○汝○稿○當○與○汝○盪○槳○湖○邊○領○畧○此○初○秋○景○物○更○一○女○郎○應○曰○珠○妹○何○事○苦○擾○深○宮○豔○質○着○筆○殊○難○豈○爲○汝○粗○丫○頭○寫○照○可○以○草○草○畢○事○耶○語○罷○握○管○點○染○畫○爲○明○妃○出○塞○圖○繡○勒○珠○襦○賦○色○古○豔○絲○髮○皆○極○妍○巧○其○一○種○征○愁○別○怨○掩○抑○低○徊○之○致○尤○可○人○憐○不○管○親○見○馬○上○出○塞○淚○灑○琵琶○時○也○蕊○珠○回○身○就○畫○審○視○曰○姊○尙○耽○繪○事○耶○母○謂○姊○不○久○于○歸○宜○端○整○嫁○衣○裳○矣○衡○玉○色○頰○隱○含○怒○意○蕊○珠○益○大○笑○曰○吾○昨○見○崔○家○婢○張○皇○戶○

外意在偷相新婦。悔不以姊小影予之。衡玉益怒。擲筆而起。握案頭紈扇。撲蕊珠曰。誰與汝門口者。蕊珠走避。衡玉亦行近窗。前對秋空。凝望雙頰。尙留紅暈。而秋波瑩然。又隱隱似含有淒楚意。此際之一寸芳心。蓋不知幾經折疊矣。

衡玉蕊珠江南老畫師嚴清女也。清生三子。皆不肖。獨二女聰慧。衡玉尤善解人意。兼精繪事。工人物能得父傳。二人貌俱妖麗。風雅尤絕。乍見者驚爲一對璧人。無分伯仲也。無何。衡玉年漸長。清爲擇婿。得崔生子芳。崔故吳人。父業絲工。計然術積資漸厚。遂買宅於鴛鴦湖畔。子芳其長子也。顧家世業。買不解翰墨。又卑陋如其父。知者皆爲女抱屈。獨清惑於媒媪之言。益以子芳之百計圖成事。遂定吾所叙姊妹二人。閨中相謔。正訂婚後之次日也。

初媒妁奔走時。衡玉雖微有所知。然以爲老父相攸。當無所誤。而媒妁又盛誇崔生之性情才貌。並世無雙。幾等諸天上人。縱所言未必盡然。或亦有一二真確處。故意頗欣然自得。迨約既定。人言藉藉。婢僕輩又皆竊竊私議。衡玉始漸有所覺。顧閨中少女動多腴腆。未嫁時聞人偶齒及夫家事。往往避匿不暇。故衡玉雖中心耿耿。訥然不敢出諸口。惟默祝所聞之不實而已。

衡玉好畫。畫既多。深得其中神致。偶有一二流傳於外。得者輒珍同拱璧。子芳亦得其一幀。曰秋閨。

集。豔。圖。寫。士。女。十。數。有。坐。者。有。立。者。有。憑。闌。望。者。有。撫。卷。沉。吟。者。有。支。頤。若。有。所。思。者。有。拈。花。微。笑。者。有。瞑。目。靜。坐。類。老。僧。之。入。定。者。有。理。琴。者。有。閒。坐。敲。棋。局。闌。未。結。若。有。所。爭。者。各。盡。其。致。窗。外。復。寫。芭。蕉。一。樹。修。竹。數。竿。亦。疏。遠。可。喜。而。其。間。一。几。一。案。一。琴。一。棋。一。窻。一。簾。尤。極。工。整。蓋。刻。意。之。作。也。子。芳。既。得。此。畫。遂。日。出。示。人。並。盛。誇。其。妻。之。美。或。以。告。衡。玉。衡。玉。益。自。傷。命。薄。淚。花。點。點。時。在。雙。袂。間。也。

自。是。衡。玉。絕。筆。不。更。畫。長。日。懨。懨。如。病。蕊。珠。或。勸。之。再。三。終。不。下。筆。久。之。蕊。珠。亦。漸。喻。其。意。不。復。相。強。時。秋。已。深。景。益。蕭。索。往。日。衡。玉。作。畫。蕊。珠。每。坐。誦。其。旁。斗。室。之。中。自。饒。樂。趣。至。是。則。漸。覺。百。事。咸。無。聊。賴。矣。一。夕。寒。燈。照。壁。冷。雨。敲。窻。衡。玉。默。坐。移。時。潸。然。涕。下。蕊。珠。不。復。能。忍。私。問。所。苦。嘿。然。不。答。第。垂。首。自。弄。衣。角。淚。懸。兩。腮。下。滴。襟。袖。盡。濕。終。不。肯。吐。一。辭。惟。聞。窻。外。暮。雨。瀟。瀟。聲。極。淒。苦。如。助。其。嘆。息。而。已。

嗟。夫。天。下。惟。憂。思。抑。鬱。之。人。最。易。致。疾。矧。衡。玉。以。怯。弱。之。軀。積。幽。怨。之。思。鬱。而。不。宣。其。病。宜。也。初。病。時。衡。玉。尚。不。以。爲。意。第。覺。飲。食。銳。減。力。疲。目。眩。不。能。自。支。既。而。病。勢。日。深。纏。綿。枕。褥。間。又。復。苦。思。不。輟。目。炯。炯。終。夜。不。寐。坐。是。遂。得。咯。血。之。症。醫。者。皆。言。病。瘵。衡。玉。始。懇。於。是。善。自。慰。解。以。爲。夫。婿。縱。愚。

陋或未必盡如人言。且萬事要皆前定業許之矣。當安吾命此念一發。轉悔嚮者所思之誤。而老母女弟復日相勸勉。病遂漸有起色。譬諸早春花蕊。處風雪之中。似生意索然而一遇陽光。又復蓓蕾照眼也。

於時子芳已冠矣。終日游蕩。好爲樗蒲之戲。一擲千金。無稍吝色。父母禁之不可得。思爲之授室。以收其放心。而衡玉適病。議遂寢。於是子芳乃益肆。嘗日夜不歸。而清之三子復時時從子芳游。狂嫖濫賭。無所顧忌。清至是始深悔前日相壻之無目。特以約既定。未便反悔。惟將其三子痛責之。衡玉病既小愈。時復強起。顧欠病益虛損。不耐多坐。或閒行花間。或小步廊下。以爲樂。方清之責其子也。衡玉適自內出。過書齋。聞其父訶斥聲。因停趾竊聽焉。既而盡得其故。悲怨之餘。舊疾復作。一點腥紅直冒檀口而出。狼藉櫻唇杏頰間。身搖搖如懸旌。眼前繁星歷亂。不能自主。遂以暈絕。經一小時始醒。則已身臥牀上。若父若母若兄若妹咸環列床前。驚皇莫可名狀。而衡玉雖詭言無妨。然病實不可爲矣。

衡玉病凡三閱月。始稍有起色。而玉容則益瘦削。攬鏡自照。不禁淒絕。回憶去年是時。何等愉快。不謂甫閱一載而已。身已憔悴。至是今縱不卽死。亦不過以旦晚就木之身。更歷人間悲楚。况一生已

無餘望。卽死亦無甚苦。何必使余更延殘喘。備嘗苦辛。然後死耶。雖然。醫生謂吾病。療病療者。例不能久。生吾何不於未死之前。一訴吾胸中抑鬱。俾天下後世。知有一薄命女子。傷心而死。而憐吾哭。吾則吾魂魄。亦可稍甯。然舍蕊珠外。又無可語者。吾以告蕊珠。則蕊珠或因吾之言。而審慎於先。不愈慰吾心耶。思既定。轉覺神志稍甯。靜坐以待蕊珠。

蕊珠既至。衡玉乃盡以胸中所欲言。告蕊珠。蕊珠泣。衡玉亦泣。久之。蕊珠以巾拭淚。婉言以勸。衡玉復久之。兩人各不能再有所言。黯然相對。嗟乎。嗟乎。以絕代麗姝。極人間悲感。嗚咽啜泣之境。吾縱有梨花之筆。又奚能描寫其萬一。然而衡玉未卽死也。天若故留。曲折以爲吾小說家行文之餘地。蓋衡玉自爾日哭後。憤似少洩。悲亦漸殺。又數日。竟能稍稍起立矣。

是時嚴清已甚。悔以愛女。字子芳。徧戒家人。勿再及崔家事。以傷衡玉之心。復刻意爲蕊珠擇婿。己而果得一人。曰柳連璧。柳故鴛湖望族。至連璧家中。落矣。然連璧好讀書。下筆千言。立就才名。藉甚。清大喜。以詢蕊珠。蕊珠首肯。乃訂婚。無何。柳氏父母。以年邁急欲婚嫁。遂涓吉成禮。

蕊珠嫁後。伉儷甚篤。而夫婿少年英挺。尤非長貧賤者。家人俱大慰。然衡玉自蕊珠于歸後。益苦岑寂。每經一月。精神必漸減。肌肉必漸瘦。終日沉沉。如墜夢中。蕊珠每歸。甯見之。輒爲之淚落如瀉。而

衡玉見蕊珠泣益自悲。般憂過甚。元氣盡剝。雖時序侵尋。已易冬而春。竟無一絲生意。蓋病轉深矣。吾今且重叙蕊珠。蕊珠在此時。似極美滿。天生佳偶。璧合珠聯。夫誰不羨。無如天意。必欲使之抑鬱。以死。豈此畜彼良足。墮人清淚也。蓋蕊珠嫁後。未及一載。而連璧竟病。庸醫誤投以藥。遂不起。釵分鏡破。室邈人遐。蕊珠此際。悲痛可知矣。

連璧初殉。蕊珠卽欲以身殉之。願身已懷娠。旦晚且分娩。在理又不可死。已而果生一女。蕊珠始稍慰。乃彌月以後。兒又以病死。蕊珠至是。乃絲毫無復餘望。私念長眠樂耳。碧落黃泉。或轉有相見之一日。戀戀塵世。何爲者。死志旣決。遂辭翁姑。返家。意在一別其父母。

時衡玉病已劇。復聞蕊珠喪其所天。益多哀感。角枕冰縮。淚痕幾滿。自知不起。惟日冀蕊珠之來。一相永訣。未幾。蕊珠果至。素衣縞帶。哭跪於父母之前。家人盡泣。旋入衡玉臥室。衡玉伏枕哀啼。已如淚人相見之餘。兩人轉默默無言。惟有痛哭。婢僕皆不忍聽而去。室中僅餘兩人。蕊珠泣曰。人生到此。夫復何言。吾志決矣。衡玉亦泣曰。妹自裁。耶身殉所愛。又復何惜。獨吾以將死未死之身。淹留牀席。爲難堪耳。雖然。此一二日內。吾已自知必死。携手偕行。可乎。此時蕊珠尙有所言。而吾則萬萬不忍再下筆矣。

明日晨衡玉竟強起調丹鉛出素絹攬鏡熟視捉筆遂畫畫既復圖蕊珠於旁圖成則體態流動栩栩若生擲筆嘆曰從今後不復更下筆矣乃供圖於几上伏案而泣蕊珠亦淚下是夕星月皎潔淨無纖翳蕊珠推窻望月點頭微嘆居本臨湖三面皆水遂自沉焉

家人比驚覺救己無及僅得其尸玉容尙含微笑也方悲悼間衡玉又病篤夜漏三下竟逐蕊珠之魂同登極樂世界嗟哉嗟哉人美於玉命薄如雲瓊蕊曇花人間一現亦可哀矣著者偶游鴛湖自友人處得見其遺圖並述其事之梗概若此寒臆短檠涉筆紀之淒涼蓋萬狀矣

言情小說

### 葛蘭小史

(谷神)

一夕晚八時許西絲葛蘭入大雷皇家醫院七號病室欣然語看護婦沙潑曰願君晚安不識西絲開南已行耶曰未也彼方有要事於旁室適爾不聞一可駭之事變乎葛蘭曰何謂也今晨儂治事極滯緩逮竣事疲極欲死不復能振作故晚間在餐室殊無精神聞外事也葛蘭入醫院纔一周沙潑必以所謂事變者叩之蓋其事於葛蘭爲福乃匪細耳

沙潑曰適間蘇格蘭之急行列車與本地通行車衝撞於車站車箱破裂立死二客三人者則創甚餘皆微傷得無恙一時以前尙有三傷人昇來此院加立士醫生即時爲之療治以余度之彼輩離

此之期當至邇也。三人中一女客。此時已遷居黑牛旅館矣。語至此。指一窄小之病室。續曰。惟此中一紳士所創。殊匪輕也。時開南在旁室。聞二人語。啓扉潛出。不願逕去。沙潑復謂葛蘭曰。汝早來甚佳。使余得瓜代而外出。余之盼汝。尙不及半小時。余自聞梅爾之言。於是心旌戀戀。莫可自耐。亦惟冀其言之不中耳。但其前語。則皆繫彼室病人者。彼室病人。腦府經此猛裂之刺擊。所創絕重。當其初昇至也。全失知覺。直類狂癲。以迄此時。猶呈此態。時呼余爲其美麗之葛蘭。蓋腦筋紛矣。此人儀表甚美。語音剛勁。似爲蘇格蘭人。余因憶汝前事。脫果其人者。甚願格其心神。使如其夙也。語已重。述醫生語一過。並言醫術種種。葛蘭承旨。卽趨去。任是夕。各病室看護之職。

病室中列榻二十。被均紺紅色。自碧電燈下視之。絕溫暖。牆隅百葉窗下。爐火融融。春生一室。而吐馥之盆卉。弗闕之鋼琴。尤足爲斯室增美。葛蘭既入室。以次視列榻病人。枕欹也。則移正之。呼創也。則慰問之。葛蘭嘗飫聞病人之故事。於雄辯家別來哀司。故於病人體貼。備至此際。忽聞呻吟聲出。旁室室之門。固半啓。細辨其音。音乃直刺耳官。其聲若曰。葛蘭乎。葛蘭乎。葛蘭倩目一瞥。望見此室中燈光垂滅。淒寂類墟墓。病人頽臥榻際。乃如陳死人。因逕趨其室。刹那至牀。次旋電燈。使光明。回矚病人面。遂悟其人。果曾相識。灰白之玉顏。斗暈紅霞。悲淚盈睫。泣然欲滴。卽踞床側。吻病人手。至

再耳語曰查利我愛儂固在此汝能爲余作一語乎隨舉冰寒如玉之手加彼病人痛楚而沸熱之額病人得此困少解呻吟漸止少頃沈沈入夢卒無作答意葛蘭遂侍坐床緣執其手久久弗釋時則疑愛之感交戰於心互欲取勝攬得戰利之品腦府糾紛遂臻極點數年以來所魂夢以之而懷願未償者至此居然如願此誠微妙不可思議初不意此生此世尙留此一度覩面也念此更端相病人繼念彼人固溫柔風雅俊逸可人此時竟得在此重晤脫非幻夢寧不大佳因復長跽於地乞帝力恢復彼人病體並與己睽離之心沈思有頃當初萬種悲歡復一一湧現腦蒂此類情史一經植根原所萬不能忘惟葛蘭此時之回憶彌復深摯心念吾兩人固總角交彼人幼時目睛作蔚藍色儂自學校歸彼恆伺之於途而爲之携書包也

查利少時居花露村出肄業於愛丁堡大學休日歸家輒與葛蘭偕一日爲八月下旬二人偕登朋阿爾賓山山石嶙峋徑亦殊險二人則互賽足力造極各欣然其地四周有白色灌木查利望見呼曰葛蘭我愛此間殊佳勝也語時折一樹枝授葛蘭曰爾願納此並受余之心耶果爾則此情綿綿長毋相忘矣余於爾無他獻惟衷懷一縷愛情足爲貢品余念帝力甚宏偉終當懇彼垂愛俾得如願也葛蘭初不意此日之游乃遇茲事及聞查利語乃覺歷歷來時路一一記彼輩結婚之史實而

數語魔力直欲使之深鑊於心莫能盪滌時則秋容將老紫色之灌木漸凋敗呈深褐色平湖澄碧晚霧徐上如美人凌波微步羅裳飄舉湖旁田稻莖已交斷顏色如黃金農夫將捆載以歸矣凡此諸景乃如圖畫兩人願而樂甚夕陽紅豔之中脈脈相對情乃彌摯瞻彼田疇穀類滿布其初種子不過太倉一粟耳情愛之於人心其機甚微卒至沛然莫能禦蓋猶此也少頃查利遂語葛蘭謂己將有海外之行爲生計也

葛蘭爲無家孤女早歲怙恃俱失由其伯母撫育之及長令習看護婦葛蘭心性溫柔而仁藹故於此業最適從事後謹於厥職有如迷信其僭查利游山之日正于役愛丁堡皇家醫院也查利求婚語既布遂答言君能自立力足以有室儂則誓願相從雖至大地盡處亦當絕塵而馳追隨弗釋查利毅然曰是非甚難事期我兩年必得與汝相守矣

查利生計上之謀畫初似萬當詎意乃如一夢蓋彼既航海達南非洲所圖弗克順遂旋即息其向日自負之念而從事一細業願雙丸跳盪無有停刻兩歲光陰至易逝也精神之病如箭攢心天涯作客忽忽已及二歲失望之心遂達極度自念娶葛蘭之期永不可得因草一書請其自由書絕簡短無復纏綿之意是大足碎葛蘭之心也書中弗明言請別擇所偶第言我二人婚約以得解

爲佳耳。葛蘭願尊重查利之命，並絕其牽累，遂默可其請。二人情愛乃中絕。葛蘭自此後隱憂萬疊，如中疾病，心念查利固誠實而多情，儂知之深，故以畢生幸運託之。今若此不知是何意外，乃足易其心也。但此疑問已亦莫答。厥後索拋却愁懷，惟盡力於看護事業，將扶病人，慰以溫顏，爲其至樂。人或向求婚，輒決絕答復。吾書開端之前一周，藥劑師李薇生猶向之求婚。李之求蓋第三回也。李爲人至堪尊愛，其不屈撓之志氣，直欲使葛蘭易其所守而報之以可字。且決明日之晨，卽其答復期矣。但今夕淚眼模糊，注彼榻上病人，則一腔情愛仍願舍李而昇彼病人也。

此時病人不能安眠，時作轉側。葛蘭深沈之回想，遂爲所亂。病人忽張目，矚榻旁如欲覓物，驟瞥見葛蘭，顏喜甚，仰首微呼曰：余之葛蘭乎？葛蘭曰：是也。儂仍君之葛蘭也。吾愛今且安眠，語聲柔順如撫嬰兒。查利曰：汝須先赦余，然後可與汝語。曰：何事之赦哉？今請勿復語。語且益困。查利曰：噫，汝蓋未之知也。時喘息大作，頃刻復昏厥不省人事。葛蘭駭極，以電話語醫生。時醫生方邀客晚餐，聞招立至，視病人頻搖首，示莫能決。葛蘭眼淚乃泉湧。

葛蘭痛極，日李薇生醫生乎？君無謂其無望也。語時態至誠懇。李聞言大異心，念余操此醫業不爲。

不久而沈着恬靜之看護婦忽因病人而驚駭致失其自治之能力乃未之前見因叩曰汝豈謂渠耶葛蘭曰渠實儂唯一一舊雨並曾訂盟約也李曰予知之矣但渠果無望者汝明日必當報我一可字葛蘭乎汝謂然耶葛蘭以素手掩面弗能作答李遂自病榻旁起立舉手加葛蘭肩曰余此際懷愁莫可言宣其數年來希望都付諸逝水矣我愛乎余總願永久友汝也脫汝能易其衷懷余則任汝所命無不如志

移時李白其職務上應有諸語葛蘭拭淚細語曰君甚佳儂謹謝君李君史屈羅先生方共余晚餐余將使彼替余而送其餘客汝當能信余輩克盡職於此病人深切言之蓋渠乃汝之至友也少選看護婦地拿樊私事了必當歸院余並將令其代汝汝遂得注全力於若人矣

時李薇生漸忘其失望之悲感務欲竭心焦思以拯彼人於深創少頃名醫史屈羅先生已延至此君手術夙有令譽得其診治病人或有復元之望也既療治病人果現佳象醫生趣味益奮發然此數日間查利生命尚在不可知之數葛蘭則竭其全力將護備至惟看護主任迫令出外少休始暫離須臾耳

閱一周葛蘭爲病人之私禱暫停止職務一夕葛蘭欣然入病室查利舉其慘白之手笑與爲禮葛

蘭見查利熱誠沸發卽止之使無多語致傷元神時查利果疲甚弗能多語遂默允之少頃精神少回復乃必欲以赴非後事白葛蘭敍及飄泊天涯所謀失敗謂自恨計事驚鈍致始望便成泡影而與汝婚約遂覺無復繼續之理此所以寄汝以最後書也第藕斷絲牽餘情猶繞後遂又寄汝一函數月之後原函則仍返我所謂收信人他去無可投遞矣余又嘗紛投函簡以汝行蹤叩我諸友均莫知汝之所在是以余必遣返故國親叩芳蹤也

一日余游行經聖惹彌司公園旁遇一婦人曰麥司湯花露村人嫁於倫敦者也彼攜其兒女傍池塘坐飼鳥雀以爲樂見後共話前塵追溯幼時快遊余隨叩以汝之消息彼則答曰此事詎君未知耶葛蘭者已於數年前殯麥克杜那律師矣彼二人名雖結褵情實弗屬也余聞言駭極亟詢曰此確耶曰事乃萬真去歲歸省我母猶及見彼二人儷影也余聆此語乃知一矢突來驚我甜夢時則麥司湯挾其子女自去並約余以下周訪其家彼去後余獨淒然寂坐良久終弗審此後如何而可痛楚之極轉使余疑其或出誤會意謂葛蘭固清白女郎麥司云云殆適得其反耳緣是決重訪花露途次遂遇險

查利續曰麥司所語余者真耶現汝爲人妻耶抑媼也葛蘭曰查利乎兩者俱無之麥司爲人注意

力極弱。曠彼律師者。乃梅球麗。葛蘭彼與儂貌絕相類。幾不可驟辨也。查利曰。敬謝上帝。以汝如斯誠實。彌令余自形卑陋。因呼葛蘭乳名曰梅乎。余亦從未與他人以情愛也。余現如破碎之舟。莫可把持。但終有一途。令余二人穩度。今汝但須作一語曰。儂心仍屬諸君。則余疾且立瘳。而汝殷懃將護之盛情。感激且靡有窮極。語至此。神氣漸沮。喪微聲曰。如否者。余且死耳。

葛蘭曰。前此儂心已如古井波瀾。不生愛何由起。自覩君臥。此愛根乃來。復且愛之程度。視前加甚。恆爲臆於上帝。使君趣愈。復相愛悅如初。此數言者。便足白儂心跡。卽質彼碧翁。亦默認作證人也。

查利曰。吾愛乎。汝言吾乃弗信。脫余速死。汝心必更快。葛蘭曰。君未來此時。儂固將允彼李醫生之求婚矣。查利曰。彼何人耶。非體碩而貌和。每晨爲余療疾者乎。一日余見彼目光直射。汝躬幾欲吞汝。而汝二人胥弗覺。余之思量及此也。余以此心悸醒。遂加速梅乎。彼人視我固大好。余之姿態。原不脫英倫殖民地之士著自。汝視之宜嫌鄙野。但余固有夙志。有人插入爾我。問者余必斃之。今則見汝二人如是矣。葛蘭曰。查利無怒。無論李醫生與否。決不能使我二人。睽離儂業爲君之人矣。此情長存與天地並永。且今之情愛益深。至於前也。葛蘭此言出。乃如保証。查利始志足意滿云。

小說 枕底之函

(病骸)

朔風凜冽。寒氣砭骨。數點殘星。尙隱約現於中天。而一聲晨雞。已響起西村。蓋東方將白矣。時梅（廣東梅縣）城之南街。靜極無聲。各店肆之門。一一皆緊閉。知其中之主人翁。尙在北窗作羲皇以上人也。忽一中年婦。自西而至。狀至皇遽。面色灰白。髮蓬然如麻。至一門前。以指彈扉者。再且舉首。四望。若防人之窺見者。未幾。門豁然開。一老嫗出。背偃。髮銀白。見此中年婦。乃謂曰。兒來乎。中年婦曰。然。嫗曰。可速入。恐有人臨汝後也。言畢。中年婦入。老嫗亦入門。復闔。

移時。一角巍樓之上。乃有絮絮譚話聲。則老嫗與中年婦也。老嫗曰。兒乎。自汝去後。吾心滋懼。惴惴焉。惟恐陷汝於危。不知消息佳乎。否乎。中年婦曰。大佳。大佳。雖然。雞既鳴矣。東方明矣。阿母曾預備也。未嫗曰。余已預備矣。吾等盍速行。中年婦曰。然。越一小時。而此巍樓之窗戶。嚴扃如故。個中人已不翼而飛矣。

距此事之前兩月。爲季秋九月。節屆重陽。梅俗競登高之舉。紅男男女。往來街衢間者。踵相接。時有旅居梅城之粵人名張筱川者。性喜漁色。是日晨起。入一室中。取案上之鏡。自照其顏。繼而置鏡於案。取玉容散。傅面上。復以木梳自理其髮。髮潤滑可鑑。人乃對鏡而審。然笑。嘖嘖自譽曰。信乎。一世美男子也。今日佳節。吾將出而見姊妹行矣。因取架上外衣。加於身。信步而出。且囑僕曰。若守此。勿

逐諸兒戲。余往城外去矣。僕曰：唯唯！主人且去，小子知之。賊若來，當以老拳飽之也。

張既出步趨，殊速。默思此時之北高峯上，婦女擁擠，當不少絕。世佳人以一飽眼福，大好機會，豈容再失。捷足先登，此其時矣。且行且思，狀至匆遽。正涉想間，忽迎面來一婦人，年可二十許，雖荆釵布裙而俊秀獨絕。見張目急，他視掠張而過。張殊艷之，尾以行不數武，見婦入一肆中。時張已色授魂與，雅不欲舍之而去。遂往復跼踖於街衢中，一市之人咸嗤之。未幾，毅然跨足入肆，適坐肆中。張植立癡視，嘿然不作一語。婦大駭曰：何物狂生入此室處？張方驚悟，即以京語應曰：貨物耳。洵洵胡爲者？婦乃指肆中物以問所欲。張隨意取數具，即以多金與之，曰：是淺淺者，不足爲卿壽。聊以作紀念可耳。婦見金遽瞋目變色曰：妾雖女子，身非其義也。一介不輕取也。儻何人乃欲以阿堵物污我耶？遂擲金肆外，返身入內。逾時一老嫗出見張，謂曰：先生殆欲購物乎？吾肆之物頗不惡，不知先生將焉擇者？時張面色盡赤，無所措辭，卽支吾應曰：爲謝阿負，吾頃已購得矣。遂怏怏而返。然心愛其美，思念綦切，輾轉床蓐，寢食俱廢，不數日而奄奄成病矣。

先是張有心腹友曰朱更生，時相往還。至是聞張病，卽造門過訪，見張形容憔悴，乃曰：數日未見，羸弱遂至此，豈讀書太勤耶？張曰：否否，因語之故。且告之情。朱曰：書生亦大癡，一貧家婦人值得如此。

顛倒脫遇王嬀貴妃當復何如君姑進食當爲君往偵之願勿慮也張聞而大喜因哀懇之曰玉成其事者將君是賴矣朱唯唯而出越日朱來詢以事成否曰大難大難彼一貴家女自謂山左籍然操此間土語甚熟來此當已久矣聞諸鄰家言謂彼父爲一名宦以翰林知江寧府事膝下無子愛女若掌珠女幼工吟咏願其性善悲讀溫飛卿惜春詞至低徊似恨橫塘雨之句輒淚潸潸下頻以香巾拭秋波間或偶事推敲則宋艷班香流露滿紙嘗效溫李體作香奩詩百首其父見而激賞之曰此吾家不櫛進士也有女如此難乎擇東床矣未幾父歿嫁一名下士伉儷甚相得詎知紅顏薄命不二年其夫乃以瘵死家道中落四壁蕭條遂與母同居依十指以爲食比遭歲歉輾轉至此無賴者屢挑之固凜凜不可犯也張驟聞斯言愁眉遽斂曰然則將若之何朱沈思良久曰是非易爲者無已其惟王嬀乎嬀與女之母稔而又擅口才徐圖之或可成也張曰計良得他日脫如願以償者當以厚禮酬冰人也朱銜命別去卽以商諸嬀嬀欣然曰老身雖昏眊尙能握赤繩作月老但當費三寸廣長舌耳

次日王嬀果詣婦家婦方製一棉衣而其母則坐於旁王嬀曰娘子大好女紅吾家媳婦殊不及不知從何處學得來婦曰草草針黹殊貽姥姥笑猶嘖嘖譽不休使兒汗顏矣王嬀曰娘子真賢淑偷

得。閑。功。夫。尙。孳。孳。不。倦。若。吾。家。潑。辣。貨。早。捧。腹。入。黑。甜。鄉。矣。阿。負。真。厚。福。哉。母。曰。老。身。風。燭。殘。年。謀。一。飽。而。不。得。恃。此。弱。女。苟。延。殘。喘。哀。已。甚。矣。何。福。之。與。有。王。媪。曰。傷。哉。阿。負。苦。至。此。乎。若。張。家。官。人。官。威。顯。赫。資。財。富。有。夫。人。鎮。日。作。葉。子。戲。時。或。與。兒。女。相。聚。啖。荔。支。以。視。阿。負。真。判。若。天。壤。矣。母。曰。噫。小。妮。子。殊。不。長。進。讀。得。數。句。書。便。欲。以。柏。舟。自。矢。不。然。得。富。家。少。年。郎。而。事。之。老。身。亦。且。晚。有。恃。矣。王。媪。曰。善。哉。阿。負。年。事。高。故。通。達。事。理。第。不。知。好。娘。子。何。迂。拘。若。是。婦。聞。二。人。言。遂。摺。疊。其。衣。置。於。一。處。言。曰。姥。姥。亦。大。謬。貧。富。命。也。節。義。性。也。母。隨。兒。噉。一。杯。冷。饘。粥。雖。無。大。適。計。當。不。陷。於。禍。生。不。能。得。好。福。命。又。事。二。夫。以。污。先。人。德。姥。姥。何。取。焉。王。媪。曰。貞。哉。娘。子。可。以。風。世。頃。者。老。身。固。戲。言。耳。遂。興。辭。而。出。

次。日。復。來。婦。肅。以。坐。媪。曰。日。來。殊。大。忙。張。家。公。子。囑。老。身。覓。姬。妾。渠。曾。見。娘。子。一。面。謂。必。如。娘。子。者。而。後。可。老。身。交。遊。少。安。得。再。有。如。娘。子。其。人。者。頃。方。物。色。城。外。卒。不。得。一。當。殊。疲。於。奔。命。也。婦。曰。姥。姥。所。言。張。家。公。子。不。知。其。人。爲。誰。王。媪。曰。公。子。名。筱。川。粵。人。也。渠。嘗。衣。狐。貉。手。指。戒。囊。橐。累累。鎮。日。坐。茶。肆。真。天。上。人。也。脫。老。身。年。事。如。娘。子。將。覲。顏。以。箕。帚。自。薦。與。公。子。共。享。此。樂。矣。時。婦。向。其。母。以。目。示。意。母。已。見。之。因。謂。王。媪。曰。頃。姥。言。公。子。欲。得。姬。妾。不。意。以。妮。子。陋。質。遽。爲。公。子。垂。青。盼。若。不。棄。

者便望姥爲執柯耳。王媪曰：「嗚呼！阿負勿輕許娘子。又將以嚴詞責老身矣。」母以問婦，婦曰：「姥姥真不解事。頃云不事二夫者，爲不得其人耳。風雅如張家公子兒，固耳之熟矣。得此爲偶，真不知幾生修到也。」王媪因顧謂母曰：「如何？吾固知娘子慧人，必不執一見。而今果然。旣蒙娘子允准，便當以消息報公子。他日一對璧人，羅拜堂前，使老身得飲一盃喜酒，幸福真不淺矣。」

媪自得婦允後，卽以達張。張大喜，病霍然愈。以黃金一斤爲王媪壽，自以得曠世佳人爲偶。此後閨中之樂，當復不淺。或攜手同遊，或密譚燈下，或弄絲竹以怡情，或戲樽蒲以適性。忽念及婦能吟咏而已，則握筆重千鈞，得毋貽新人笑，繼思此事亦易易。舊稿纍纍，遺自先代，謄寫一過，以供新婦賞鑒。怕不拜倒地下。嗣後但以戒詩爲藉口，足敷衍一世矣。正思想時，忽若有人拍其肩者，且言曰：「彼川爾勿自矜不數日，後汝之好頭顱有斫之者矣。」張驟驚回首視之，殊無一人意，以神倦迷罔現。此幻像殊不之奇。時夜已深，遂就寢焉。

光陰迅速，逝若東流。未幾而爲冰霜嚴寒之天。張乃以禮迎婦來洞房。之夕，鼓吹大作，賓從雜沓，耳婦名者無間。少長爭欲一觀，以爲快。婦殊抗爽絕無羞澀態。時或與賓客相酬答，吐屬奇瑰，有丈夫氣。一時觀者皆噤不能聲。張之戚友皆以張得奇女子爲賀，爭以佳醪壽張。張辭不飲，衆堅勸之，盡

數。觥。大。醉。衆。皆。調。謔。之。滑稽。雜。施。時。或。黽。新。婦。製。聯。語。新。婦。能。脫。口。而。成。張。則。醉。臥。於。床。鼾。聲。大。作。漏。四。下。客。乃。紛。紛。散。

翌。晨。紅。日。三。竿。此。一。對。新。夫。婦。猶。酣。眠。未。起。家。人。異。之。意。以。夜。來。疲。憊。聊。資。養。息。不。忍。驚。醒。獨。三。數。之。狎。友。則。自。門。外。呼。喚。之。時。或。以。謔。語。施。其。間。迄。不。應。家。人。方。大。驚。且。張。之。睡。素。有。鼾。聲。至。此。乃。寂。然。知。必。有。異。大。呼。之。仍。不。應。敲。門。以。助。其。聲。不。應。者。如。故。乃。破。扉。而。入。一。時。家。屬。戚。友。都。集。一。處。而。不。可。思。議。之。慘。狀。乃。發。現。於。衆。人。之。前。蓋。血。肉。淋。漓。橫。臥。地。上。者。固。張。筱。川。之。屍。也。張。妻。本。良。家。女。素。畏。張。父。雖。惡。張。而。以。父。子。情。常。婉。言。責。之。張。輒。掉。頭。不。顧。至。是。皆。大。哭。張。妻。則。蓬。首。垢。面。伏。於。地。上。嗚。咽。不。成。聲。一。室。之。內。哭。聲。震。天。友。朋。戚。屬。亦。相。率。流。淚。而。此。時。尚。有。一。可。奇。之。事。留。於。人。人。之。腦。中。者。則。門。戶。嚴。扃。如。故。所。謂。新。婦。者。已。杳。如。黃。鶴。矣。衆。人。悲。悼。之。餘。駭。異。萬。狀。以。意。揣。度。卒。不。得。其。故。最。後。檢。視。枕。底。得。長。函。一。通。啓。視。之。其。文。曰。

妾。粵。人。陳。劍。娘。也。嫁。名。士。馮。无。悔。馮。郎。性。抗。直。與。張。筱。川。同。赴。太。守。宴。語。觸。張。張。以。是。銜。恨。不。數。日。以。計。殺。馮。郎。於。途。妾。痛。不。欲。生。徒。以。大。仇。所。在。舍。妾。誰。報。不。意。張。懼。禍。且。近。闔。家。遠。遁。妾。奉。老。母。奔。走。東。西。渺。渺。天。涯。鴻。爪。何。覓。流。離。至。此。聊。作。緩。圖。孰。知。天。鑒。吾。衷。狼。心。狗。肺。之。張。筱。

川適與妾相值於梅城。孰謂天道之夢夢耶。妾與彼川不識一面。而鄰媪王氏乃爲告語之。且爲介紹之。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豈非冥冥中有主持之者耶。今者彼川死矣。妾之願了妾之心。亦慰將長侍吾母以終其身矣。留此一書。使人世間知張彼川爲元凶大惡。尙有陳劍娘其人者。殲之以除社會害世道人心。或兩有裨歟。

下署劍娘二字。書法俊拔。如其人。

小俠義 證據

(半廢)

時近午夜。倫敦街道之電光照耀如白晝。車馬駢駢。方自跳舞場歸。峴羅秘事局門首闌然。蓋逾閉局之時已久。故局內書記及速記者俱已回家。惟存檢查長克林獨坐外室。翻閱報紙。克林神清如冰。玉狀貌雅麗。儀度翩翩。性情溫和。且富於思想。寡於機詐。心故局中人無不愛而敬之。內室爲局長峴羅之辦事室。時室內電燈朗然。聲息不聞。蓋局長告病假已久。至是方理其紛如亂絲之事也。俄而彷彿有低聲呼克林。克林聞之急摺其手中之報紙。藏於袋中。疾步入內室。時峴羅方置其電話機於架。見克林入。遂請之坐。有頃峴羅笑詢克林曰。適間有人擾余不休。子能猜其爲何人否。克林搖其首曰。不能。作者曰。此局長峴羅之慣習也。每遇一事。必令人先猜之。如不中。則大樂。然後告。

以其實克林習知之故無論知與不知終覆之曰不能。峒羅見克林不能答則詢之曰子亦識密司脫哈脫蘭其人乎。克林領其首曰然。余識之。彼乃國家銀行之總經理。峒羅續曰哈脫蘭家擁鉅貨年甚輕聲譽又頗廣。性情溫和博學多智。其父喬治哈脫蘭亦社會有名人物。余識之。今則作北邙山下人者已數載矣。哈脫蘭承其父產與其妻妹同居於鮑得來。頗能相得。有時遇及銀行中疑難之事。往往就商於余。余亦樂爲告之。六月以前彼忽與余商一事。言至此稍止。復續曰余今欲述此事。不得不先述彼之家事。余頃非言彼與妻妹同居者乎。其妻瑰姿粹質。艷麗罕倫。精音樂。幼與鮑鐵茶友善。既歸哈脫蘭。鮑氏心仍不死。日施其狐媚手段。以媚哈脫蘭夫人。夫人初不之知。既而覺其別有用意。遂與之絕。且禁其登門。鮑鐵茶既被逐於夫人。不知悔過。自新猶復致書夫人。勸與偕遁。夫人至是乃不能忍。遂呈其書於哈氏。哈氏閱之不覺大怒。默念彼旣何無禮。乃爾。余必有以報之。願哈脫蘭言雖如是。中心實不敢貿然從事。因以就商於余。余謂與其與人難堪。不如動以良心之爲愈。於是余與哈脫蘭見鮑鐵茶於愛賽旅館。責以不宜致書於哈脫蘭夫人。鮑鐵茶自知理屈。俯首無詞。惟央求哈脫蘭毋露其事。哈脫蘭亦不願中籌之醜。播揚於外。遂允其請。鮑鐵茶乃力陳悔悟。並求哈脫蘭返彼致夫人之書。哈脫蘭不允。蓋哈氏之意欲以此爲質。觀其果誠意悔過否也。

既歸彼深感謝余相助之力。並請余暗中偵察鮑氏。以鮑氏爲人狡黠多智。深恐他日欲設法取回。是信。或竟致暗殺以復仇。余諾諾應之。言至此。峴羅出其煙引火吸之。半晌不言。克林坐不耐。朗聲詢曰。以後如何。峴羅笑曰。君毋急。余宿疾初瘳。力乏矣。且請少耐。有頃。峴羅復續曰。時哈氏之妹。年二十二矣。圓姿替月。秀外慧中。於音樂一道。尤三折肱。見鮑鐵茶。翩翩美少心焉。賞之。鮑鐵茶本不知愛情爲何物者。既見其妹。垂青於彼。陰有一箭雙鵰之意。其妹不知其人。猶引爲良友。其嫂逐彼後。彼大不謂然。仍與通往來。鮑氏亦益施其柔媚伎倆。以惑之。蓋欲乘間取回前日之書也。然哈脫蘭徒知鮑氏之有意於其妻。曾不知其妹方有情於鮑氏。余雖知之甚悉。然非有要事。余亦不敢告彼也。頃彼由電話囑余。少待片時。謂有要事。過余一談。余雖未審有何事故。然宿疾初愈。未能助之以力。故將此事顛末詳細告君。設或有事。卽請君代余一行。末復謂此事務須嚴守秘密。以哈脫蘭愛名譽者。君今悉其事否。克林曰。已悉。然竊有所疑。鮑氏究爲多情人。抑不情人。峴羅曰。鮑氏非多情者。其視愛情。初不足重。可以任意與人。凡美且富者。無不思染一指。且工於媚術。倫敦貴女。往往墮其術中。而不悟。言次。斗聞室外閉門聲。峴羅謂克林曰。此必哈氏來矣。言甫畢。一人已推門入。面色慘白。呼吸急迫。若有要事。而急於達其目的者。見克林在坐。乃謂峴羅曰。余有事與子個人商議。

峴羅已悟其旨。因謂之曰：密司脫哈脫蘭子母恐此乃克林先生。余局之檢查長也。哈氏乃與克林握手曰：余甚願與先生相見。頃者心中急迫，語無倫次。願先生恕余無禮。峴羅俟其言畢，離座起曰：密司脫哈脫蘭余病甚重，今雖離床猶未全愈。當余接君電話時，已知必有要事。故將是事託於克林先生。君今與克林先生言之可也。余可保其不漏一字於新聞記者之耳。哈脫蘭聞之，細察克林之面，頃之喘息已定。哈氏乃言曰：余適從鮑氏之室來，見彼已橫臥於地，不知何故。峴羅驚曰：鮑氏已死乎？哈氏曰：然。彼爲人鎗擊致死。言次少息片時。峴羅詢曰：然則君曷爲入彼室？請君坐而詳言之。哈氏既坐，乃曰：余知君等必作是問。然余若以適間所歷之事詳告於君，可以悟矣。當余自銀行歸時，步入余室，瞥見余桌之抽屜已啓，余不覺大疑。轉念余妻亦有是鑰，或者彼啓而未閉，亦未可知。因不以爲意。既至桌旁，見屜內之物俱已顛倒，無次。前者鮑氏致余妻之書亦已失去。余知必鮑氏串同余僕竊書以去，不覺大憤。然以問僕役，皆矢口不認。余乃詢余妻，彼謂數分鐘前，余妹欲信紙向彼借鑰，今尙未返。余聞之急尋，余妹不見踪影。余妻忽憶及余妹曾言有約意者，彼已赴約乎？余乃不知所以，願無論如何，余可決爲鮑氏所爲。余安能讓其自由妄爲，以辱余身。於是返身而出。時歸家之車尙在門首，余立乘至愛賽旅館。既入內，幸未爲人所見。疾趨至鮑氏之室，願室門未啓。

余不敢貿然闖入以指擊之。不應扭之。則尙未下鎖。余遂入內時。室內黑暗無見。余意鮑氏或去。散步亦未可知。故決計坐待其歸。既啓電燈。不覺大驚。蓋彈穿其首。橫臥於地上者。正余所欲尋之。鮑鐵茶也。且身旁有余之手槍。哈氏言至此。峴羅突然詢曰。是乃君之手槍乎。哈氏曰。然。余一見卽識之。此槍爲打靶總會所贈。故有余。姓氏刻其上。且爲近今最利之器。余藏之於屜內者數載矣。今不知何故。鮑氏乃死。於是槍噫。一旦事發。余又將安從逃。其罪言畢。喟歎不止。峴羅曰。君旣見其屍。後作何舉動。哈氏曰。初見時。余不知所以。旣而驚魂稍定。遂熄燈出門。以室內之鎖反鎖其門。悄然離旅館而出。先自藥舖內致電話於君。隨即乘車至此。克林曰。然則君未動室內一切物乎。哈氏曰。然。言次。出其所得之鑰。以授克林。復曰。余一時過於驚恐。致忘携手槍與書信爲之。奈何。峴羅與克林聞之。默然不聲。哈氏見狀。急曰。君等信余否。君等信余爲殺人者否。峴羅與克林均搖其首曰。否。密司脫哈脫蘭余等信君之言。余等不信君乃殺人者。哈氏乃仰天歎曰。余甚樂聞君等之言。因余從未作欺人語。固知君等之必余信也。頃之復曰。余擬至鮑氏臥室。取回余之書信及槍。未識君等能臂助余否。峴羅起執其手曰。余等竊恐偶一不慎。反爲無益之舉。雖然旣爲至友。義當盡力以助君。因返顧克林曰。子可與哈脫蘭同往。臨行峴羅復謂哈氏曰。余有一事。藏之久矣。今欲以奉告。哈氏

曰何事。峴羅曰言之恐君仍不信。哈氏曰余必信君言。趣言之可也。峴羅乃曰君亦知令妹之愛戀。鮑氏乎。哈氏聞之似頗不信。峴羅曰余固知君之必不信也。哈氏曰君言確乎。舍妹聰慧女子。曾謂戀一無賴之鮑氏乎。峴羅笑曰痴哉君也。吾聞倫敦女界中莫不稱鮑氏爲可人。令妹猶是女子耳。豈獨異於衆人哉。今時急促。可不必言。後必信余言。復謂克林曰子往後相機行事。務使密司脫哈脫蘭不致陷於罪戾。而後已。余待於此。有要事可以電話致余。將行。哈氏復問峴羅曰君意舍妹於此事究竟若何。峴羅以手輕拍其肩曰余非欲驚君。特請君知之耳。令妹或與此事無涉。哈氏仰天大呼曰上帝何爲！何爲！克林呼之曰去休。徒嘆何益。因挾哈氏而出。哈氏至此驚魂稍定。遂與克林同乘汽車以去。

既至旅館。二人自車上一躍而下。哈氏曰鮑氏之室在第一層。余等不如由側路上。可避人目。時已午夜。旅館中人均擁擠於廳上。故二人由此而上。初無人見。既至鮑氏之室。哈氏低聲曰是矣。君可先入。余神經尙未清醒。克林乃以鑰啓鎖而入。時室內沈寂如死。克林先啓電燈。然後低聲呼哈氏曰速進！速進！哈氏既入。即鎖其門。二人詳察室內。見所陳設與普通旅館無異。室之右角置一批耶拿室中。置一長桌。桌上雜置書雜誌樂譜等類。桌之足傍鮑氏之屍倒焉。克林俯身察其屍。

見鮑氏面有怒容。右肘旁受一創。血流不止。方欲俯拾哈氏之槍。瞥見一婦人手套在其旁。克林急以屍衣覆之。謂哈氏曰。鮑氏死必不久。言次以槍示哈氏。曰。擊鮑氏者。卽此物乎。以如是繁華之旅館。而無有人聞槍聲者。亦奇矣。哈氏顫聲促之。曰。書信！書信！！人將來矣。克林曰。余未見書信。雖然。余必爲君一尋。因置其鎗於桌上。而從事搜尋。忽見窗上之掛幕。有異。克林因顧謂哈氏曰。君可自窗入隔室一觀。哈氏領之。掛幕方啓。瞥見休息室之角。一女。踣踞焉。面容慘白。如受大驚而痴者。哈氏審視之。不覺低聲呼曰。上帝此余妹也。何爲其然。克林聞之急前。以手扶之。曰。密司脫哈脫。蘭請速自鎮定。余等方將有以救之。悲苦何爲。言畢。微步至女郎前。發其最溫柔之聲。曰。密史哈脫。蘭允余助。卿否。言畢。卽出其雙手。自地上徐徐扶女郎起。少頃。女郎似已稍有知覺。雙目矍矍直注克林之面。不少輟。爲狀頗驚異。克林低聲謂之。曰。密史哈脫。蘭令兄在此。請毋恐。女郎不言。克林復曰。請速醒。令兄將與密史回府矣。然女郎以神經受驚過甚。一時竟不易復原。頃之復昏倒於地。克林曰。余等不如且移彼至臥室。令彼少臥片時。哈氏曰。善。於是二人扶女郎於臥榻上。克林復自室內覓得勃蘭地一瓶。急啓之以飲。女郎哈氏則守於其傍。俟其稍醒。卽低聲詢之。曰。妹識余否。復曰。請妹無他慮。余等行且回家矣。女郎聞之。強笑曰。儂已稍安。惟甚……甚覺力乏。彼在何處。哈氏低

其首曰在別室因問其妹曰妹能告余適問之事否女郎聞之頻啓其乾裂之唇欲言未能克林急進以清水一杯女郎飲畢微笑報之若頗感謝哈氏謂其妹曰此爲密司脫克林余之好友也彼方助余等歸家女郎聞其兄言玉顏微笑出其潔白顫栗之手授與克林克林莊重握之禮畢哈氏詢其妹曰今能爲余述否其妹曰儂一月以前已允彼婚約今晚彼約儂至某處音樂會言至此以手掩面靜坐片時繼復續言曰儂恐兄見責故擬至書室中留一字條不意一啓扉而彼之書信突呈於眼簾儂猶謂彼或致書於嫂共習音樂也不料事有大謬不然者儂閱信畢乃知彼爲妄人向之所爲俱非誠意不覺心爲之冷言次秋波盈盈出神久之克林急曰密史所言余已盡悉請續言其後女郎曰此時儂惟有急往尋彼責其不近人理顧以過於心急且復一時昏瞶遂盡携其所致之書及兄之手槍來此彼初見儂似頗知其所爲之非力抱儂身欲獻媚於儂以洗其罪儂力推之彼乃大怒舉手擊儂時儂方握手槍藏於衣袋中彼欲擊儂儂出手以禦不料儂手方出彼已流血倒地蓋儂手不期觸於槍機也然彼時怒氣正盛亦未覺悉及手槍落而手套棄始知儂已殺彼矣方驚恐間忽聞剝啄聲儂急熄燈蔽於幕後以爲彼叩門者不見回應必去無疑孰知彼竟入室啓燈儂乃大驚不知所措言畢伏其首於兄之肩嚶嚶啜泣如帶雨梨花倍覺可憐克林觀之亦頗不忍

哈氏以手撫其金黃之髮曰可憐哉妹也言畢含其妹疾行至室隅執克林之手曰余今有事託君請君伴舍妹歸家余將居此另行設法君知余意否殺鮑氏者非舍妹也乃余也言未畢其妹聞之急曰不可不可兄必不可以儂故而喪軀脫令事發一人負其罪可也哈氏曰不然余爲男子妹係女子人必不信且余之名譽尙不足惜妹之名譽較黃金白玉尤貴安可鱧之行矣凡事由余任之可也其妹執不可克林見之不禁嘆曰義哉兄妹二人也雖然今日之事以消滅證據爲急務證據滅則汝兄妹皆可脫然無累不致陷入囹圄願如何可消滅證據一時實不得其策躊躇久之忽思得一計因謂女郎曰密史有鮑氏之信否女郎曰有在儂衣中因取出以授哈氏哈氏數之得七謂克林曰均在此克林曰甚善惟尙有手槍言畢卽至隔壁取哈氏之槍至曰余知此爲三十二响之槍差幸余之槍亦三十二响言次自袋內取出時克林槍內滿實子彈克林取出其一以刀剖之傾去火藥復裝入內以大衣重重裹之手扳其機惟聞輕聲一响鎗子已出克林察其鎗曰可矣乃以適間局內所閱之報紙取出以包子彈內所餘之火藥復藏於袋願謂哈氏曰適間令妹所携之書可否讓余一閱哈氏曰諾遂盡以授之克林閱至第七書低聲曰此可矣因念其書曰

卿之冷然待余足致余死余自問愛卿之情不可謂不厚卿何以終不答余愛余今無卿視世界

如無物視吾身如虛殼生於世上徒增煩惱不如一死且可安樂愛耐託字

克林讀畢以書置於鮑氏左手復以槍置於右手似自殺狀克林曰如是佈置縱彼福爾摩斯復生不能偵探是案矣因取女郎所遺之手套還之復將窗幕懸掛如原狀返身謂哈氏曰可以去矣密史哈脫蘭聞之仰其首不語既而徐行至鮑氏屍側俯首默視室內寂然頃之三人遂出鮑氏之室而去時克林猶携哈氏之手槍於手哈氏睨之以目克林始覺急置於袋既出旅館來時所乘之車猶在哈氏遂扶其妹上車返身執克林之手曰謝君相助克林曰此何足言雖然令妹之疾猶未全愈願君託尊夫人代爲保護毋多言秘事已盡鮑氏之結果必爲自殺言畢道晚安而別

# 禮拜六七十一期勘誤表

題詞第二絕第十六字昂誤爲昂 小說第二版十一行二十六字責誤貴 第五版十一行八字語誤詰 八版四行廿五字恐誤怒 十一版八行第三字(也)下脫(是)字 第七字篡誤纂  
十八版一行首兩字(所以)衍文 三十三版七行廿四字軍誤車 三十四版五行六字鐘誤鍾  
三十六版七行廿一字睡誤垂 四十二版九行酒獨酌誤酌獨酒 四十三版七行十七字音誤首 四十四版六行十四字哭誤笑 四十五版二行三十四字棄誤葉 四十九版七行廿二字(思)下脫(議)字 五十版八行二十字洵誤洵 五十一版二行廿九字目誤自 五十二版十行廿五字聞誤聞 五十三版十一行七字奔誤奈 劍膽簫心第四版第二行三十五字析誤爲析 五行二十八字字誤約 五版九行十七八字皆裂誤目皆

# 禮拜六七十二期勘誤表

第十五版末字竟誤覺 十六版第一字(做)下脫(了)字 二十版九行廿字迨誤殆 廿八版四行廿四字亦誤公 五行三十五字仕誤任 三十版十二行廿九字示誤字 三十四版四行末字猶誤尤 三十五版四行三字(蓋)衍 三十七版九行十六字經誤住 三十九版六行四字過誤遇 四十版七行九字綠誤緣 十三行三十三字釋誤散 四十八版十三行三十字毫誤畫 四十九版九行十八字券誤募 劍膽簫心五版十三行廿四字遇誤過 七版五行十字

第二十四回 愴懷世路借酒澆愁 蒿目時艱挂冠歸隱

舟抵夏口埠。秋兒正朦朧入寐。聞剝啄聲。驚醒啓視。見莊肇時鵠立船外。曰：夏口至矣。速收拾登岸。者。秋兒按鈴呼侍者。捆載行李。畢肇時已命夫役至。乃相偕離舟。赴華錦街肇時所僦居之新肆。肆猶未開。貨物屯集。竹頭木屑遍地。皆是僅可容足。卸裝後。肇時詔店夥曰：此行僭友人劉先生同來。劉先生將過江。勾當公務。余當送之往肆中。無論大小事。盡待明日始行舉辦也。店夥咸垂手聽命。肇時復顧謂秋兒曰：尊篋儘可安頓。敝處此間殊窄隘。僕且與君往江干酒樓。午饌然後渡江。不晚。秋兒報可。遂同至一枝春酒居。肇時讓秋兒賓席坐。自居主位。侍者以香茗進。曰：莊先生不過敝館逾月矣。今日甚好風吹來。語時殊卑謹。肇時亦漫應之。蓋肇時往來夏口久。交遊既廣。酬酢極繁。酒寮茶肆間。無不識者。故侍者供應甚周。時餐事既陳。秋兒謂肇時曰：尊務匆忙。不敢有勞。相送僕獨往武昌城可耳。肇時對曰：賤務雖多。然非一二日間可告成。不妨稍緩着手。况一江之隔。胡足云勞。身受大恩。猶未能圖報萬一也。秋兒曰：先生過謙。當鏡妹陷於賊人之手。稍有人心者。誰不悲其遇。而思挽救之。此丈夫分內事。乃竟爲沽恩地耶。肇時曰：此君天性語耳。試觀今日人心險惡。其最著

者。劫人之財。制人之命。沒人之善。揚人之過。層出無窮。比比皆是。即所謂令聞君子。亦不過獨善其身。我無求。人人無求。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爲楊子之流也。幾見急公好義。勇於人謀。視蒼生之憂。患爲憂。患哉。非僕懷恩過譽。實亦至誠之言。足爲世人下針砭。爾秋兒微領其首。窺其意。若謂肇時一尋常商人。乃能出此箴時勸世之偉論。耐人思味。天涯何處無芳草。此尼父所以著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說。歟。因謂肇時曰。先生所論極是。處交際社會前者。兩種居大多數。尤以第一種爲最夥。偶一失足。輒墮其術中。非傾其財。則斷送其生命。吾人遇人接物。可不慎哉。至急公好義者。流則寥若晨星。祇得於千萬人中。求其一二。人盡鄙夫。此所以爲可貴也。實則吾人孳孳爲善。猶患日之不足。苟能盡驅陋俗。一洗人心。則義聞懿行。彰著人間。天下皆是也。何足算哉。肇時笑曰。君言憑理想。構造耳。人情狡頑。趨於卑下。故爲惡易而爲善難。且其仁義之心。終不敵財貨之慾。其於仁義也。以爲無益於己。甯棄之而不爲。惟財貨則切身之利也。心焉貪之。貪念既生。雖撻法網。而不顧蹈白刃。而不恤。遂以爲人可殺。而財貨不可失也。一朝得手。恣睢揚厲。愈不可遏。慾壑難填。得隴望蜀。終其身爲惡人。雖死於此。而不悔矣。人心之趨勢。有如此。雖聖人出而無能爲。迨神道設教之說。倡其天稟稍厚者。乃相戒不敢爲。非漸歸於正軌。其惡者則愍然不顧也。然善惡之辨。自此始矣。無如惡者

衆而善者不多終難相掩釋氏故有五濁惡世之稱蓋地獄者世界之別名也世界者地獄之現象也亦卽製造衆惡之所也吾人何從見阿鼻地獄阿鼻地獄自在人間耳故人一入世界與芸芸衆生雜處染其惡習變其本性遂醞釀而爲惡人矣此以哲學家之眼光推測之當許斯言爲不謬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衆人皆濁而我獨清三閔大夫雖具救國之熱誠而其力有莫能致者宜其憤恨沉湘千古同慨且爲後生小子垂其典型儀式也肇時言竟舉盞浮一大白秋兒亦改容相敬曰至理名言痛快已極恨相見之晚也先生殆具宿慧耶不然以一行商奈何知書識理通達如此肇時笑曰謬獎謬獎僕年少好學亦嘗摘芹入泮祇以青氈坐守家食維艱遂棄書城習持籌術迫而出此豈僕之初心哉秋兒歎曰飢寒迫人黃金作祟惡念橫生階之厲也然既生而爲人亦曰聊盡人事則爲農爲工爲商爲士隨擇其一不致流蕩失業斯可矣先生改絃更張未嘗非計之得蓋爲士而終貧與其餓且死孰若爲商猶足生存商非賤務中國商人自視太賤故其一舉動彌覺卑鄙齷齪臭味相投年來歐風東漸商人漸知奮發不乏賢者但奸詭間出欺僞叢生正復不少歐人以商立國每自高其身價人亦因是重之吾國人徒習其皮毛未嘗深求其致富生財之道殊可惜也如先生之才之識將來爲商界中泰斗已可逆料幸勿囿於常人之習見相率輕商使中國永無富

強之日也。肇時曰：辱承明誨，敢不勉效。馳驅乎惟商人所恃，以自立者，厥在信用。近來內地商人，信用全失，倒歇虧負，日有所聞。使資本家縮手不前，望洋興歎，金融阻滯，運轉不靈，爲可恨耳。於時餐事已畢，秋兒謂肇時曰：抵武昌後，先生請在他處相待，容見個郎再同來覓君。因個郎剛毅，非片言可以轉者，必費數小時之唇舌。庶幾有望。肇時首肯曰：誠然。誠然。僕當先走訪故人，後於黃鶴樓覲茗相待。秋兒曰：如此甚妙。遂同出一枝春酒，居附舟過江。進城肇時指點秋兒路徑，珍重暫別。秋兒行抵趙生所投少年，刺入衛卒，引至客廳。時面向外坐，趙生自屏後歡呼出曰：寒弟來耶！怎不通書報余，令人疑信參半。秋兒聞言，急起立，迴面向趙生。趙生驟視秋兒面心，大詫異，停趾不前，注視良久。歎曰：夢耶！魔耶！情況迷離，抑何令人不解。所以秋兒嬌聲對曰：郎勿疑，儂秋兒也不遠千里來視郎。郎復何疑。趙生亟趨前，握秋兒手曰：阿儂底事來。余猶疑是夢中也。此間非譚話地，乃與秋兒入內室。秋兒始卸外衣，摘去頭上冠，曰：累重極矣。趙生溫語慰之曰：卿其少休，風塵僕僕，卿不辭困苦，遠訪征人，余心碎矣。秋兒曰：讀郎書，幾於昏絕，恨不能奮飛，逐歸雁於衡陽耳。趙生曰：家中自兩老以次俱康，勝耶。秋兒曰：然惟苦思郎君，日望郎君歸去。郎君心胡太忍，使兩老晨昏不安。耶。寒哥暨古丈鶴丈，無一日不念郎歸也。趙生痛哭曰：天心狡獪，世事蒼黃，丈夫生不逢辰，有死而已。奈何以

一人之身而貽全家之累乎雖然事已如此無可奈何余甘冒大不孝之名不求後人之能諒余心矣卿此來正好行將與卿永訣余實不耐此蚊蚋薨薨者嗟乎丈夫死而有靈當爲厲鬼以殲此么魔他年阿儂與念亡人每當布穀聲中清明時節墓門黯碧石碣殷紅携清酒一壺鮮花一束遙奠幽魂余當忻然來享且注揚子江流爲阿儂一洗淚痕也秋兒不待詞畢淚如泉瀉長跽趙生前發爲至誠懇至哀慘之音曰郎勿爾郎若死請先畢儂命使早赴黃泉解脫人間苦厄嗟夫劍郎郎縱嫉惡世情亦當追思親恩罔極未報涓埃卽阿儂跋涉長途大非易易郎乃固執死見曾不少垂憐乎况世事如此莫可轉移郎雖死何益固莫如退守林下奉養高親以娛老人歲月無愁無悶不聞世之理亂也嗟夫劍郎巫峽哀猿腸寸寸斷郎如不見憐儂必死郎前不甘作未亡人偷生人世儂心如白日可割而示郎郎亦知儂言句句自肺腑中流出耶言已大哭伏地不起謂非俯如所請斷無生還之望忽抬眼見壁間懸手鎗急取奪手中毅然向趙生曰郎若猶疑儂其死矣趙生心大慟淚流滿面不覺屈其英雄之膝長跪秋兒旁舉手奪鎗淒然曰卿言金石謹如命矣速釋手中鎗秋兒見趙生意轉更哀請曰郎果如是便乞掛冠解職與儂偕歸趙生掖秋兒起曰此何待言駟不及舌丈夫言如何則如何行耳斗大黃金印值得阿郎一盼耶二人收淚並肩坐趙生曰岳父靈輓旋

南○卜○葬○耶○權○厝○耶○秋○兒○曰○已○卜○葬○於○寒○山○寺○十○里○外○之○隴○矣○趙○生○復○詢○繼○炎○近○狀○秋○兒○乃○以○繼○炎○悼○亡○鏡○鸞○膠○緒○事○相○告○並○述○海○上○愚○園○遇○莊○夫○人○此○行○復○逢○莊○肇○時○情○形○趙○生○歎○曰○天○下○事○乃○有○奇○巧○如○此○者○使○莊○夫○人○當○時○漂○泊○死○何○從○識○韓○小○竹○無○小○竹○又○安○得○知○肇○時○下○落○乎○秋○兒○曰○肇○時○頗○知○書○言○必○有○中○因○以○酒○樓○一○席○話○舉○告○趙○生○趙○生○聞○言○心○服○曰○此○有○心○人○也○見○在○何○處○余○渴○欲○識○韓○秋○兒○曰○肇○時○親○送○儂○來○武○昌○誠○恐○阿○郎○歸○計○不○決○座○有○外○客○不○便○陳○情○渠○亦○甚○然○儂○言○云○於○黃○鶴○樓○頭○相○待○也○趙○生○曰○如○是○余○與○卿○速○往○訪○之○秋○兒○曰○辭○職○書○一○日○不○上○儂○心○終○一○日○不○安○郎○其○有○以○慰○儂○趙○生○曰○易○與○耳○卿○何○憂○遂○磨○墨○伸○紙○作○書○上○當○局○畧○謂○大○局○垂○定○封○侯○之○賞○翹○足○可○待○士○欽○草○野○鄙○夫○無○心○求○人○間○富○貴○與○諸○君○角○逐○名○場○爭○一○日○之○短○長○也○丈○夫○分○內○所○當○爲○者○蓋○已○爲○之○便○令○還○我○本○來○面○目○躬○耕○南○畝○以○娛○流○光○別○矣○諸○君○好○自○爲○之○弗○使○黃○花○笑○人○恨○明○日○之○晚○也○書○畢○付○秋○兒○讀○之○寥寥○十○數○行○語○簡○意○賅○倍○覺○沉○痛○秋○兒○點○首○曰○可○矣○趙○生○命○差○遣○官○將○去○因○與○秋○兒○整○裝○聯○袂○同○來○黃○鶴○樓○秋○兒○見○肇○時○枯○坐○啜○茗○趨○前○曰○勞○先○生○久○待○死○罪○死○罪○肇○時○舉○首○見○秋○兒○與○戎○裝○少○年○至○心○知○必○爲○趙○生○無○疑○兩○對○曰○來○此○猶○未○久○風○日○壯○麗○令○人○想○見○崔○灑○當○年○把○筆○得○意○之○作○隨○指○趙○生○曰○趙○先○生○同○來○耶○趙○生○乃○與○握○手○爲○禮○肇○時○曰○夙○震○盛○名○凡○我○同○儕○靡○不○額○手○稱○慶○今○日○獲○親○丰○彩○甯

非三生有幸恩公何日還鄉僕當追隨驥尾趙生曰鄙人辭職書夕上而朝行矣翊日當携內子過江先生同舟南返所甚願也秋兒曰莊先生店事未蒞奈何遂行趙生願肇時曰先生店事幾日可畢僕與內子不妨於漢皋小住肇時曰僕此時卽行返漢盡兩日之力擇其鉅者要者行之餘事畀之執事某君不難也趙生喜曰甚善肇時起身告別趙生携秋兒周歷全境險要指說用兵陳迹秋兒一一領會闔城士民無不知趙將軍夫人來嘖嘖暗羨將公開歡迎大會事聞於趙生趙生力阻乃止三軍之士有聞趙將軍將去者相對泣下曰將軍天人恩威並用將軍去而吾儕失所依矣甚有痛哭請留者德之於人深矣苟趙生平日濫用淫威不與士卒同甘苦則軍心渙散望望然去之不暇更何至有今日乎趙生多善言慰之且曰軍人天職在捍禦外侮保安國家方今國步維艱虎狼日逼正諸君爲祖國效死之日其有自壞長城謀爲內亂陷國家於危亡之域直狗彘之不若諸君當奮起而誅之諸君爲民主國國民立於立憲政體之下國家政治上行動有政府以執行之議院以監督之諸君惟在弭亂而已不宜以武人妄干國事諸君其懷之慎之三軍聞言莫不潛伏當局長厚讀趙生書躬詣慰留趙生婉辭却之翊日趙生遂與秋兒渡江隨行祇一衣篋餘悉屏而不取其廉潔又可知矣三軍整隊相送士民焚香遮道趙生携秋兒徒行惟一弁肩行李相隨旣抵夏

口○寓○大○觀○樓○旅○社○命○弁○報○知○肇○時○且○取○回○秋○兒○行○囊○旋○肇○時○至○畧○敘○數○語○趙○生○曰○先○生○其○速○歸○治○事○  
 晚○間○酒○樓○謀○一○醉○也○肇○時○曰○賤○務○將○次○就○緒○明○晚○準○附○招○商○船○下○駛○趙○生○稱○善○肇○時○去○秋○兒○檢○行○囊○  
 取○舊○衣○出○笑○謂○趙○生○曰○爲○郎○負○此○笨○重○物○累○墜○煞○人○今○可○改○裝○矣○趙○生○亦○笑○曰○易○釵○而○弁○易○弁○而○釵○  
 卿○真○善○變○哉○秋○兒○改○裝○後○與○趙○生○出○遊○入○晚○八○時○赴○一○枝○春○酒○樓○之○約○肇○時○已○先○至○侍○者○見○秋○兒○不○  
 覺○暗○中○納○罕○始○知○前○此○喬○裝○豪○無○覺○察○自○恨○眼○力○之○鈍○耳○肇○時○邀○趙○生○伉○儷○入○席○開○懷○暢○飲○館○中○無○  
 不○知○趙○將○軍○咸○肅○然○起○敬○酒○半○肇○時○謂○趙○生○曰○僕○舊○居○湫○溢○不○復○可○居○擬○營○屋○吳○下○常○傍○高○鄰○藉○承○  
 恩○公○庇○蔭○惟○此○行○須○請○恩○公○同○舟○直○抵○海○上○庶○得○與○拙○荆○偕○返○未○知○恩○公○肯○見○許○否○趙○生○曰○是○奚○不○  
 可○悉○聽○尊○裁○肇○時○聞○言○喜○甚○稱○謝○至○再○席○終○趙○生○伉○儷○別○肇○時○歸○寓○秋○兒○曰○郎○旣○允○莊○君○之○請○又○須○  
 多○費○時○日○家○中○懸○盼○殊○殷○曷○先○馳○書○告○慰○種○切○乎○趙○生○諾○立○修○一○書○命○弁○持○付○郵○筒○越○晚○肇○時○來○寓○  
 曰○船○票○已○購○艙○位○亦○定○便○從○此○行○乃○與○趙○生○伉○儷○登○舟○

(未完)

本館自創辦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之愛護，業務日見發達。茲為擴大服務起見，特在各地設立分館，以便讀者就近借閱。凡欲借閱者，請向各分館洽辦。本館藏書豐富，種類繁多，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參加。

圖書進銷表

書名	冊數	售價	備註
第一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二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三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四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五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六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七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八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九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十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十一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十二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十三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十四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十五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十六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十七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十八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十九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二十冊	四百八十	四元	

每冊(頁數)...

本館(地址)...

編輯者  
發行所  
印刷者

總發行所  
中華書局

上海  
電話一三三三  
中華書局

定價  
每冊一元二角

書名	冊數	售價	備註
第一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二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三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四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五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六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七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八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九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十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十一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十二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十三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十四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十五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十六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十七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十八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十九冊	四百八十	四元	
第二十冊	四百八十	四元	

注意

處  
局

北京龍文閣  
上海中華書局  
廣州中華書局  
天津中華書局  
漢口中華書局  
南京中華書局  
重慶中華書局  
成都中華書局  
昆明中華書局  
西安中華書局  
蘭州中華書局  
西寧中華書局  
銀川中華書局  
迪化中華書局  
哈密中華書局  
吐魯番中華書局  
鄯善中華書局  
庫車中華書局  
焉耆中華書局  
阿克蘇中華書局  
庫車中華書局  
焉耆中華書局  
阿克蘇中華書局  
庫車中華書局  
焉耆中華書局  
阿克蘇中華書局

可悟嬌容小亦



# 虎安氏 秘製 保腎丸

專治腎虧發背

痛腰酸風

濕脚瘋腎

炎膀胱炎

小便諸疾

西貢日海院... 虎安氏保腎丸

